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九目錄

兵部二

尚書

何鑑　彭澤
胡世寧　李承勛
李鉞　伍文定
王憲　王廷相
張瓚　毛伯溫
劉天和　戴金
趙廷瑞　陳經

俞蕭遠　王邦瑞

史道　路迎

聶豹　許論

霍冀　趙炳然

王崇古　譚綸

王世揚

山陰張汝懋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唐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九

兵部二

尚書

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何公鑑墓志銘

汪俊

正德十六年辛巳八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五山何公卒於家公諱鑑字世光少爲諸生龍負大志曰出而不忠於君入而不孝於親豈不惜負天地蓋七尺之軀哉領成化戊子鄉薦登己丑張昇榜進士宰宜興縣擢入治甲午徵拜山西道御史

彈劾不避權貴奏無度牒逐散僧徒總督太監之虐奏有需索者悉置於法因被構下錦衣衛獄卒亦無害辛丑擢知河南府杜開鑛之患核內斗之災理務餓骨收養遺孤修救荒御災十數事悉見施行河南之民立祠肖像使子孫世世無忘何公也丁未春陞山東參政歷四川左右布政司使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悉奏行之天官王公恕考績書最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歷刑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劉瑾擅權內外依附公獨毅然不撓瑾黨張文冕者公先巡撫蘇松時以詐偽事捕獄亡匿附瑾朝夕媒

爾無所不至以故罰米輸邊幾瀕危殆而公辯以白之迄璀詳辛未春召入爲刑部尚書値人心擾亂盜賊蠭起劉六劉七齊彥明監廷瑞等焚刼府庫戕殺守吏內外洶洶南北不通廷議非公不能戡定乃轉本兵提督軍務公仰練甲兵嚴號令明賞罰募義勇劾將臣之不職者奏請兵部侍郎陸完爲總督援以成算屢奏捷音十二月賊亂仰郊祭意圖犯蹕公即分調人馬以防衛突奉鑾出城民安如堵由是漸漸奮勇追襲殲賊於通州之狼山殆盡　朝廷論功行賞加公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勳柱國推恩三代封

[illegible]如其官蔭男一人為錦衣衛百戶當時承平日久
外訌內搆勢甚倉皇使非公不震不讋大展才猷幾
脣之黃巢矣此　朝廷不吝爵賞以酬功也公天性
孝友事父樸菴公與太淑人雖貴侍立終日承候顏
色無少怠兩以憂制痛恨不及時奉湯藥哀毀骨立
出廬墓左凡墓上竹木皆手自栽植大祥後感寒疾
親族勸之始家居嘗詠詩曰思親未遂曾參養報國
徒懷祖逖心蓋其幼之所志壯之所行念念以忠孝
為本其所以樹立勳業無愧古之大臣也厥有由然
哉公主正統七年壬戌得年九十

大司馬彭公別傳

劉耕

彭澤字濟物號幸菴蘭州衛人成化癸卯舉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真定府知府浙江副使河南按察使都察院僉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左都御史巡撫遼東直隸真定等府提督河南等處軍務總制湖廣四川陝西等處軍務兼太子太保掌本院事後爲民尋復爲兵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致仕卒蘭州故多鄉賢修明正學容思段先生者澤外祖父也故自少有聞長益好學平生書不釋手真定時鄉有奄宦竊政或者附之澤銜具一揖於堂

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已準擬附諸棺矣卒無患有將才所至征討有功蘭州劉耕曰幸菴公清惠正直人也居官常祿之外一毫無取是之謂清受　命於朝不問家事是之謂忠平生口不道市井之事手不括權度之物講談道義斃而後已是之謂正凡人有善聞斯稱揚友朋有愆過斯面折立朝有謇諤之風居鄉無婉曲之言是之謂直其行實具家乘其勲業在四方今弗得而錄姑記其所聞如此云

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刼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

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
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
乃大悔　詔逮下獄庾死而陸完進右都御史假節
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馳至臨淸道副
總兵馮禎許泰逆擊將軍郤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
化集大破之尋又邀格裴子巖斷首二千俘百五十
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
太行流劫入河南賊者尤狠暴帥曰劉三號風子有
十三萬五千騎而指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泰兵
捋之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煒如也平居

辭笑容雖與爲偶語吒吒聲若胥内披案使召拜副
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
責以退縮廢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將藁不惕息皇
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逐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
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
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卷寇自重下　詔切責完
催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卻隨聚燒逆殺掠臨
清鄧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高茂據
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
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二百騎突圍出星馳掠河西

務將北就韃靼厄關險不得道度河南鯽荆范參總
瓜州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
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死者千餘選
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
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平餘黨廖
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　詔澤充總督討
之澤恐兵破賊殺麻子衆逃竄山寨多伏弩菁林中
澤分兵出入奪水道度砦開一面縱兵誅之且盡或
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旣事急獨身跳澤還加太子太
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趣澤出

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兵書王瓊上疏入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進所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杳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 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便使詣土魯番予綵幣二千銀椀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海肅州芮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救乃免嘉靖初

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

兵部尚書胡端敏公世寧傳

趙時春

贈少保兵部尚書謚端敏胡公名世寧字永清祖請父珞世爲杭之仁和人家貧能以勤約自將事珞及母馮無乏子役登弘治癸丑進士第建坊次鎮守太監欲市恩公恥于謁竟不取甲寅授德安府推官立屬役平徭賦法岐王近倖臣欲困知府需索旁出公爲幹辦迄不病擊治孝感豪戴瓛瓛力能訟公公竟抵瓛法刑獄以清陞南京刑部主事應　詔上備邊十策極言俗靡十倩宜經武備弘治末言急公復陳十事曰今以因循爲愼重緘默爲老成民力日匱而

在位皆奢崇流俗而惜忠直宜汰冗費董守令引用英豪輔養　太子奏入皆不報遷員外郎劉瑾已用事機戶侵官物累萬公擬盡本法而御史有合瑾以庇姦者劾公失入人罪　廷中議皆直公御史以黨姦謫內侍劉瑯為守備都官咸修謁獨公與張嵿余祐查約覊校弗肯往已爲郎中則與僚貳約相規而勿效世俗頡頏猜爆態擢知廣西太平府召見土目勞問其利病卽予舉廢保送蔭子丞廸部夷廝毋入府咸感激効用遂討況対虜其酋黄文昌命龍英長令趙元瑶帥其師取太平州印擒李瑤來獻治遂命

也公度城將克燬已爲邱中金紗衣帽元惡贖令城
生命大城壹闔條治盤事上之督軍多奏行省政爲
南徽最行毋馮三年喪畢來　朝道逢流賊夜走滄
州與兵守卒完城再知寶慶府約民府毋受訟請王
禁太監橫斂王及中官王潤及諸宗裔戾賢公奏從
之治如太平時江西盜張甚還按察副使備東鄉兵
降賊等畏誅復叛害兵備李情生要脅政吳延㯃爲
質公建謀待降者以信服貳者以威已招者必不殺
再叛者必不招且別宜撫宜誅者主名勝檄開諭賊
果奉吳參政以歸公兵亦破滅害兵備者餘賊寇廣

昌磨難微官遏建昌兇兵衛益王大破賊衆城一邑
而建念江西方殘破而寧王謀亂日甚因發憤上疏
曰江西可慮不獨盜賊鎭賊火燒萬家便地悉歸王
府而王僨傴闔闔三司受約束而四隅漸變擾民不
得安盜何由息欲望擇驍骨臣撫循地方　勅王止
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靖亂原章下兵部尚書彭澤即
請摘公奏以戒王王廼抗章言其支庶選婚擾人即
重禁止而胡世寧離間妖言乞誅之以快忿事下都
察院時都御史李士實方爲王造謀行金賄用事大
臣以故其奏得行　命巡按御史逮公會公遷福建

按察使解兵備去寧王遂以是譖公為逃罪卒得官校來捕而公已間行歸　朝久繫錦衣獄考治人皆其忠而科道官始交章論救不能奪公竟發戍遼東歲己卯秋李士實卒自爲太師挾王以叛斬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死之而三司官果盡降宸濠旣破南康九江府進圍安慶守將張文錦崔文力戰敗其先鋒生得督將王綸綸郎江西僉事譖公於宸濠者也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帥師討賊宸濠遣兵大戰樵舍江中擒斬數萬俘宸濠及其妻子　朝廷方窮治助宸濠反者凡夷戮死徙者數十族獄至嘉

靖初始竟王守仁者餘姚大儒始爲刑部郎劾劉瑾其言切至瑾恚惡之甚嬌　武皇帝旨廷杖四十貶龍場驛丞即日督發意其必死無何聞守仁得活更令衛校追擒校有哀守仁忠者先馳至無錫告之使善自爲計守仁脫衣于江干更着道服遁去群校以守仁投江白瑾乃已守仁行乞靈隱寺主僧識之遂使去而集徒告縣令曰伍子胥告我有忠臣入我水府吾與之燕七日而出諸某江蘆灘覓徒不爽者吾且命毒龍覆若寺縣使僧作無遮水會至其期果於泗中守仁持文憑赴滇南瑾伏誅起守仁爲吏部郎

遐鴻臚卿道益高名益重大臣薦討江西賊守仁外迫羣盜內畏宸濠慮其交至而資濠方散財招士守仁遣使其徒冀元亨寓內閒諷說宸濠以萬全使縱發守仁得治兵盡平江西羣盜而宸濠終爲守仁所擒有司坐冀元亨罪及者罪至死守仁力爭弗能得諸權貴素交宸濠者以守仁狀其文書交訴率未嘗反宣言守仁誥兵衆得志非宸濠比也諸與守仁起義者率削其功或罷斥之守仁幾得罪疾去而嬖倖論功封伯者數人媒孽守仁未已　武皇帝大怒曰若欲害平賊功臣得無助賊反乎始窮治反黨趣封

守仁新建伯守仁不敢受而言者交章訟公寃及告反者功皆不省聞一歲庚辰起復用公爲湖廣按察使尋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辛巳公入川聞　今上即位縉紳延頸以望治平公即薦名儒整校何瑭邵銳充講官大臣林俊楊一淸劉忠林廷玉爲輔弼而以俊比宋璟一淸比姚崇知府劉蒞徐鈺不任爲郡而蒞爲給事鈺爲御史時孤忠敢言宵采用其謀議又薦布政方良永副使胡文璧參將桂勇等入川以自助松潘舊治皆熟番其後官軍不能制賂遺番以假道番殺漢人即匿不舉軍或殺番反坐抵命公請

選將吏戍以振威移邊餉就近糴以足食立賞罰旅
嚴隱匿之禁修烽堠謹巡望以通道路頗施行矣而
總兵張傑內臣張欽皆因公劾其貪虐罷免嘉靖
新政鑒正德宦官濫用之弊不復遣鎮守天下翕然
稱更生云　召爲吏部右侍郎至汴丁父憂去服中
免喪被召即爲疏論追崇孝親之禮宜盡宦官外戚
之寵當削以衆口不敢上然　廷中已聞其說事具
欽定明倫大典中瑞校于公書言違衆論以速害
恐成哀宋之弊屬以兵部左侍郎　召公所以命
寢請遷陵寢屬車路於　太廟其說紛紛公具陳其

不可復以戍邊時所見邊塞利害二十五事爲疏以獻又奏請大臣輔養聖躬且講注大學秦誓章以戒娼嫉洪範唯辟威福玉食章以戒柄下移孔子繫易節初九爻義以愼幾事俱留中省覽賞賚成大禮功陞俸一級給事中余經管律劾公奏累留中且將開告密之端公乞罷不報丙戌公知武舉爲李承勛何孟春自代詹事霍韜上官人貲格公中言用人二十事屢引疾乞改南秋楊一清爲請乃調南吏部左侍郎時方考察京官故用公丁亥夏五月陞南京工部尚書竟辭免陞俸秋七月　召爲左都御史尋改刑

部尚書用霍韜言仍為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入見
辭免少保請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為用舍皆嘉納公
素剛嚴及總憲務持大體期清刑獄裁宦綱十條上
之申理執法被誣者復遷刑部尚書戊子森公慰辭
求去具陳昔為宸濠陷害長子夔死久子純幼門戶
無所託　上重哀大臣　特命送純入監錄用載造
太監剛聰誣陷運兵二千人盜御服公劾其妄請從
重法後剛令舍人訐其詐聰坐抵罪而公益信嘉靖初
大臣類能裁抑嬖倖如此天下益仰賴　上德剛明
云言官因災變陳言宦校逮四之告公力贊施行即

官武拘泥律例有溺於詩文者每論以經濟爲務然
時方尚虛談奕棋費日亦不守律例爲詩文也土魯
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要中國而哈密回夷
居甘肅城者相影響至正德間遂招土魯番兵侵肅
州約翻城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以撫之御役兵
悉索城中回夷得衷甲者盡殺戮以示番夷於是火
劫番營而結尾刺使據哈密九疇自搏戰敗其兵今
總制彭澤經略哈密奉　勅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
只丁還哈密城印九疇留　勅不與土魯番討病陰
逆聞使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與叅于刺知兵部

尚書王瓊與彭澤交惡即遞奏澤九疇罪瓊復奏致
九疇死辜削澤仕籍衆皆不平故更化之初言官首
劾瓊戍榆林澤以太子太保爲兵部尚書九疇以按
察使起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遣破番兵斬火者他
只丁絶其貢　賜番回雖歟貿利既失奇貨大困然
後瓊復召爲總制陝西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
等訟之時澤已爲民執九疇於刑部獄欲併罪澤逮
及楊廷和　詔在廷議公獨上疏具論回夷叛狀訟
九疇功　上大悟曰今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
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戍遼東獄得解隴西豪柳貴

誣巡鹽御史王朝用陰私得　旨逮治公以爲舊體奏直其事江西言甘露河南言河清遣官建謝天地羣臣致齋風霾大作公自請黜以答天譴不許遂去郎官錄囚不當者三人建革律例親屬犯姦者得減死庶人在官應守法而不守者科枉法贓論冬十一月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再辭不許乃先陳兵政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士衆足邊備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得請乃受官大臣陰進鎖兵討公亟言太平不可忘戰士習驕切曲先衛人牙木蘭擁族帳內徙土魯番遣使來求而大臣即

欲予之以易哈密公議以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
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其實
土魯番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
餌釣大利故臣以陳九疇爲是宜　勑瓊爲　國忠
謀先盡復爪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殖哈密
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　勑降仰庶不辱王命
且土魯番方快寫中國懸衡諸夷但遠遯流沙烏合
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從購賞義附使相殘滅此
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籠夷並薦馬昊施儒
楊必進及九疇爲將不見用公遂以己丑春力求致

仕　命馳驛歸賜月俸三石歲給役四人庚寅夏復用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不能起但請廣圖繼嗣容直言惜人才而已竟以是歲秋九月晦卒年六十幾加贈祭葬子純以公恩令爲督府經歷貢日回夷卽古西域漢唐時城郭運屬亡能爲害元以强兵耗散其從而近世復亡赤蒙古罕東安定諸種哈密爪沙之間千里空虛其爲河西患至微患在雜胡西番耳陳九疇策之忠矣其人善賈多術巧往往以珍奇貨射時貴爲虎聲勝中國至傾民力爲輦挽貨賍詩口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嗚呼

悲夫端敏公之論卓然哉故撮其大要列于傳

胡端敏傳　　　　雷禮

少保胡公諱世寧字永清别號靜菴杭仁和人也家落莫棄貲産不營慨然思經濟天下弱冠補昌化學生受知吳提學伯通有靈芝孤鳳之褒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浙眚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枋其門耶闕請鎮守中貴人棄之去初除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需蝟集群從估勢横甚悉以法裁之且語王曰此　朝廷法郎殿下家法某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卽殿下千百年

立冏根本其何敢不恤王由是戢下無敢作奸者及
請民間開墾湖田充柴炭撫巡業與之公指畫利害
娓娓乃止在郡屢平抑獄民以不冤其除苛賦清里
甲諸條畫具可爲經久之法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帝城多能訛是非成敗人公倜儻然不輒
撓西寧侯家訟久滯更九司十三道不决公一鞫即
得其情案遂判顧金箔者富翁也被羅織致大辟賴
公雪白每過門必稽顙而去機戶顧謙乾沒官銀累
萬所解罪于公不能干逆瑾愬下南道阿奉者陷出
之劾公爲枉牘後上直公擬抵出者罪南應詔求言

疏邊務十事并條勤學問慎補導廣延納重守令公
用人決冗費俱探核本原槃如也然其强果亢厲人
罔以是貸之而亦多詆忌稍三考出知廣西太平郡
極甚所隸率土官習不庭恭至則推心厚夷絶傜獻
武他出過其營單騎入坐帳中縱閱騎射乃選子弟
應保襲者輒爲任之吏務帖然平格于是思明黄文
昌羅陽黄景明今萬癸全茗許參尚敬皆素桀驁一
呼即匍匐堦下惟太平知州李瑨負險跳梁不已乃
密檄龍英州趙元璩扼而執之積禍頓息又建學宮
闢限隔北寇屹然爲一方巨防至今賴之未幾以母

表解官民惘惘然不忍失正德七年殷閔補寶慶初
任武岡朝珉王聞珉府受詞繫人取其財下諭里老
奉有令旨必弁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僞者弗貸以故
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縈民校急公曰先王初封校尉
過食沙衛永寶四府今收回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
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公曰御史奏
錯知府當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巨鎔偕鎭守王潤
以事至郡據吻於民雖饜公折以法稍斂于其從人
以左道寓郡輒執之恣射乎民者又執之潤銜公最
深而猶稱公好官去其郡屬擾則繁漫好不可詰乃

類田均攤一色徵之民省歲供之半閩境盡蹤日湧
父活我矣踰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兵備東鄉崇谷
深阻羣盜屢穴其間呂鼎抄掠爲儌信患公遇盤錯
盜尋截決恬亂如樂庚二陳邪四等悉設計擒馘之
其革心如玉賽一者至爲奏原其死既而遷縣峻城
經武齊儆民妥然安矣公嘗調征桃源擒賊巢調征
毛坊援冥進舉調征建昌衛蔬府皆冒矢石爲士卒
先又城廣昌城南豐城新城迄今不被寇大功竟爲
督府所銜不叙會宸濠有反狀人莫敢言獨疏發上
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者寧王自得衛兵威

謀日横驕稷闖閣鈴東官吏權柰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請勑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君子曰用胡公曲突之謀無患矣而當事者泄泄漫下其章濠恚恨甚晌用事者計欲殺公搆飛言誣爲離間親親逮捕之公已遷福建按察使歸省濠嗾其黨𢠵淅江御史潘鵬發卒襲公公間行自投禁獄袂掠脈無狀復行江西會拗欲剔附他罪于是給舍御史交訟其寃不已用事者迫人言得減死論謫戍遼東十四年六月濠舉兵反都御史王守仁倡義兵俘濠定亂是役也惟王公建樹戡亂亦惟胡公先幾伐謀故籌

形滑匿以致於戕賊若斯之亟也特起戌中爲湖廣
按察使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今上更化以忠
直受知益展盡底蘊無隱首勸　上取大學衍義一
書朝夕省覽以光聖德及言內捻江彬外捻宸濠均
當論功昔附宸濠今附江彬均當論罪武臣如指揮
年斌執法受罪內臣如周儀守正殺身宜一體褒錄
以示公平無不讜切當上心昔松潘內外熟番舊爲
蜀藩衛役漸皆叛止存東南二路通敎援糧守臣弛
備南路亦塞乃疏安撫方略在用人才添兵將更賞
罰足財用事下兵部議行之芒部隴氏者自其祖父

請分設長官司近者兵備官議不可許又疏隴氏裂
地設官雖稱衛彼實爲鎮遠等縣扼賊喉襟從之便
樞曹不用令隴壽襲職竟爲隴政所殺人始服其識
嘉靖元年晉吏部右侍郎未任奔父喪三年詔議
睿皇帝尊號廷臣諍論多被杖除名屬江淮薦饑公
免喪家居其孝親保民一疏乞定追崇大禮肆赦羣
臣小過使各陳救荒弭亂之策以成今日急務又言
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必事事之皆是老成執禮一
言忤旨未必事事之皆非聖明惟天地日月三無私
心照臨於上可也凡數千言不果上既言者欲遷題

陳於燕山極論還荅利害乞嚴絶憸壬君臣協恭任
賢保民為務并前疏並進　上嘉納之四年起兵部
左侍郎公前請遼東薊知京東一帶利病進備邊二
十五事復憂時事獻三經講義引大學秦誓好惡之
章以戒媢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
不出戶庭之章以愼幾微辭多中羣忌皆留中大禮
成與加俸辭以在廷議禮臣時在家欲極言治道於
後故借言大禮於前況屬論定之餘不敢冒瀆又進
知人官人二十事會言者劾公啓告留之漸遂力求
罷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晉南京工部尚書甫二

月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部尚書專用詹事霍韜言
加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公入持大體申明
職掌上疏勸　上務執中之學遇事當喜怒者則又
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至論聽言用人詞嚴
義正聞者壯之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
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
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
難矣上是其言不禁坐臺閱月執政計攻公刑部尚
書公實安之於中外諸司結要必究情比法於聖不
可執議懇惻怫但已大監閻聰與運舟爭道有奏援

謂官兵攘其織造貲賄幾二千人抗疏不宜屢廹驚
遠近得從寬決至秋璁事敗伏罪而公言益信陳九
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兵於時
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秉政則大學士楊廷和也土魯
番據哈密城刼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縱反間須九
疇嘗事者有憾於楊彭二公欲乘九疇事連坐之就
憸人王邦奇聶能遷陳哈密淪陷番達入寇皆起九
疇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公昌言於朝曰使世寧司
刑而殺一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乃密疏爲
彭陳申理卜上瞿然大悟曰豈我巡撫都御史敘察

償回子命卿九疇得不死戍邊楊彭亦免於遣七年
春有司奏黃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霾異常
公未黜應變不聽則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俱報可
八年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辭言甘肅之危可
慮四川蜀之危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臣才
性不堪再辭不允則陳列兵政曰定武略崇憲體重
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
惜人才凡十條詔許樞部次第舉之始拜大臣建議
蜀兵如潞城之賊留不欲討討者必治其罪公援古
權今力辯其非議遂寢密方左郎中敵通邊將寵略

無厭且蔑視三司馬公疏劾去而夙弊大奸釐剔十
五既芒部沙保一支逐官劫印攻圍畢節議者欲革
流官復隴氏之後公言其欲讐殺二十年今雖勝或
非壽子而縣復其土官是階禍也莫若　降勑諭川
貴各土官賜之定命其芒部原設四長官司能守上
安民即不復立府如願立府土流惟彼所欲有一人
作亂者三人共誅分其地疏上忤執政意中沮之會
土酋番大將牙木蘭率衆來降而土酋番誘死剌入
寇索其黨使且求關貢公言番夷變詐非由起釁今
圖復恰密無益而歲受土酋番之挾我爲奸利則宜

有覺而速改之且陳轉危爲安之策甚悉喜功者有
所軒輊不盡用其策公又疏請增武備足邊儲薦馬
昊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堪統軍旅上爲起昊將用之
他亦付所司議行矣桂冢宰萼訐公侵官格不用公
遂引疾求去且以任人圖治之要 上極言之然多
違衆求去益力疏三上乃許致仕優賜輿人月廩米
幾再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稱疾篤猶力贊
上圖廣嗣育容受直言愛惜人才云九年以疾卒壽
六十二贈少保諡端敏公宏才遠慮深識天下之務
遇事斤斤執典不以禍患怵沮雖獨立寡諧周旋鄉

佐不滿三期而神采英銳必欲贊匡至理不肯苟且以齋官寵至於清約自守常如寒士而恤宗人之孤獨與人之舊德當酬及鄉先進之裔有流落者雖閒貲賙之不吝豈殁而可祭於社者非耶平生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廣見二卷春秋志疑八卷讀易私記四卷奏議存稿若干卷滄州退兵事略一卷德安太平寶慶雜稿共三卷姚源建昌征寨東鄉撫寨共一十卷詩文二卷自叙年譜若干卷　論曰士以直道事人顧不難哉以胡公之忠鯁稽古屢遭斥而勵焉將若何而極也然自其為推官挺挺特立而擠之數郎

既以是疏及爲郎剛果以徇其職而再擠之惡邸則又嚴至逆濠炰烋於時在位者懷息避禍矣而公獨首犯之豈其情於保哲者哉既天悔禍起躓踣九死之餘而危言謇塞迄不少挫嚮非聖明灼知倚任於上而能顯其聲施若此其卓卓難矣傳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彊哉矯公眞其人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益胡公之細耶

維風編

胡端敏公世寧正德中公由南刑部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尋遷江西僉憲副時宸濠潛謀不軌吏於

勢狀利害惟其欲之是聽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偭默自保覩望規避以脫虎口爲幸耳孰有畨不顧身如胡公者哉疏朝入而禍夕發竟以脫身間走得免灰滅及械繫掖庭備嘗百毒朝之用事者悉受濠賂幾陷不測矣賴御史徐文華等申救減死謫戍遼東躬履行問授徒以自業嗣濠誅起官累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余惟己卯之變孫忠烈嬰其難王文成襄其勛燁然著矣由公觀之要皆焦頭爛額之儔也若公者其爲徙薪曲突之謀者乎公爲主事時嘗自賛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

若此者好稱人之善也怨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
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踈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
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
不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
則亦庶乎其有改也跡公生平不媿其言矣公幼極
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
品被服飲食猶素士

兵部尚書李公承勛傳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自幼請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厲行業初知大湖縣力行善政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戸工部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嘯聚內外孔棘承勛撫機慨應正德六年蘄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岩華林賊破瑞州爲廣詞謀結壁壘抗溪澗屢進戰搶州等二縣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諭降使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

破叛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即上疏請蠲租八年饒源賊起江浙閩鎮兵備吳廷瑋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以縱賊詔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騎數擾我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殘破承勛至務築定遼慶雲古城鎮夷松山諸堡墩臺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

漸河撫順諸城皆潰湟樹木爲阻固東西稍寧進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世寧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勛怨之欲升中世寧因辭管務不允嘉靖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兩廣騷動茫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承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又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旂將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

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臺衆束手閉目莫敢誰何者
又言騰驤四衛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官府一體請
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詔曰可内臣言四衛
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剿曹賊皆
四衛直内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承勛議九年
大風晝晦　上恐懼憂邊詔問之答曰　聖祖有訓
謹備胡戎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
延寧固原爲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

羅貯以衛河西災窘暴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亦卜剌又深入西寇套擾孤危益甚海賊秦賊出入殺掠並經兼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𣁋脅截種使賊相隔絕兀良合最近京師不善撫御爲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罪民財散臨安蒙自盜賊復熾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守流寓老遜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爲警備以保社稷幸甚十年議耕耒禮詔問承勛言禮有儀文政有根本惟上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誠郊禘又詔問以傳經術順人心對承勛楚人有名

上稔知之幾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
開九媜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學有
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
英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子敎益府長史

兵部尚書李恭簡公鉞傳

李濂

李公鉞字虔甫別號毅齋河南之祥符人氣宇沉應不凡童稚時與羣兒遊於市有行路僧見而奇之曰此子他日必大貴是歲始從師西社學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閱視社學器之遂補邑弟子員治毛詩有名中弘治壬子鄉試丙辰舉進士戊午選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權貴家有奸法者公繩之不少貸受知于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辛酉　勅理河東鹺政時鹺池苦潦歲綴涸者公悉令築防延袤數里而罔課用饒安邑有疑獄久不決逮繫者若干人公

廉得其情一言立决人以爲神鎮守官虐害民公
劾罷之比代去民遮道流涕癸亥考績　勑命贈
封父母甲子出授福建監臨鄉試得人爲多未幾以
疾在告正德丙寅病痊改浙江道覆刷京畿文卷特
舉閹竊柄濁亂國紀公會疏劾之乞盡除去辭旨伉
直聲罹內艱去繼外艱適逆瑾擅權惡公曾議已乃
誣以他事罰米五百石輸邊庚午免喪改山東道亡
何擢知建昌府蒞政寬簡期在不擾而已辛未擢四
川按察司副使值劇盜方四等嘯聚刼掠全蜀騷
巡撫都御史林公俊屬公督勦所向克捷斬首萬餘

捷聞 璽書獎勵賜以金幣仍加俸一級甲戌調陝西按察使持憲嚴明獄無停滯未幾超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公自陝入晉道經河東父老羅拜馬前曰我公來矣先是守臣復灝邊儲軍告匱士卒嗟怨公至則釐革夙弊兵食充牣將士樂爲之用丙子秋虜寇宣府出白羊口南牧公度宣大擁重兵虜必不利即移怒山西岢嵐五臺諸郡宜亟爲之備虜果犯岢嵐如公算斬首百五十級獲馬千餘匹我軍全師而還 上嘉其功賜璽書金幣再加俸一級時中貴欲擭爲己功攻捷大同公

不之辯而給事中潘公埙爲之不平乃倡言于朝士論益重公是歲山西有內寇武廷章等荼毒地方公勦之旬日蕩平　詔加俸如前公疏辭且請老歸里溫旨慰留丁丑被召復考績贈父如其官　今上御極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署掌部事奉　詔裁革武臣抑僥倖汰冒濫武選肅清嘉靖壬午春虜寇西陲號十萬飛檄告急　廷議咸推公素諳虜情閑於邊務遂以兵侍兼僉都御史行邊　陛辭賜麒麟寶鈔仍發內帑銀四十萬給軍需公馳至固原虜勢方熾進薄城檣時援兵未集㞕甚公下令大開諸營門晝

復不閉虜桃有備不敢逼公間用火砲擊傷甚衆虜引去　詔復以公總制三邊軍務乃申明紀律增築墩堡謹烽火嚴斥堠廣儲蓄選壯勇軍聲大振踰時虜復深入平凉涇州放兵大掠人懷疑懼公曰此成禽耳乃密命游擊將軍時臣刑尚文等分伏要害斷虜歸路我軍大捷斬首百八十級獲牛羊稱計諸將入賀公曰汝知賀寧知憂乎虜性很鬬既失利必憤而復來延綏諸路宜有備虜果寇延綏伏發邀擊之斬首百餘級或請以捷聞公曰僥勝耳惡足爲功鎭巡奏捷　璽書嘉之有明於用人善於料敵之諭

虜敗衂遠遁　詔還朝是歲考績贈祖父如其官甲申南畿大侵漕運大臣闕員　廷議咸以為非公不可乃進公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地方公冒暑南下察其吏弊而與華之救荒賑饑不遺餘力未幾召還掌院事再引疾求去　上慰留之僅兩月拜兵部尚書侍經筵兼提十二團營公感知遇修明戎政凡邊報警急必審度事勢指示方略期於萬全不求近功不徼小利尤注意邊將務在得人請謁者無所容時部事叢委文移旁午皆手自裁創坐是過勞疾作乃上疏乞骸骨　上遣中使存問兼賜羊酒

而疾轉劇復上章求去益切　上賜勑褒奬命馳驛以還仍月給公廩歲撥月卒皆異數云比行病篤竟不起時丙戌九月也得年六十有二　上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子太保謚恭簡遣官護其喪歸葬子惠丁丑進士官行人　武宗南狩以諫死贈監察御史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伍公

文定墓志銘　　張　璧

嘉靖庚寅七月二十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伍公卒於家　上聞訃遣官致祭命有司治隆壙公諱文定字時泰號松月世家湖廣松滋祖居泰贈同知父琇累官貴州參議俱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王氏累贈淑人前母楊氏贈宜人母李氏累贈淑人初參議公知山西汾州生公州署時成化庚寅九月十五日也公少賦高資成夙對親書應祖每異之曰兒吾家他日尚書恭誤時

有殊兆云稍長文思蔚發乃受學夲楊少師邃菴
齋至許可年二十占弘治己酉鄉試登己未進士授
直隸常州府推官比至鞫囚斷案如老法家然受上
官檄若賑饑民發倉餉置巡堡禦海寇數事至今人
能言之正德戊辰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時逆瑾擅政
以在常嘗承勘徐國奏爭民田事逮就詔獄勒公奪
民公歸居夲淑人喪閉門讀禮若將終身瑾敗 上
用輿薦徵補嘉興會江西桃源寇發遠近恇懼巡視
浙江都御史陶公檄公守開常諸縣華埠諸寨公帥
兵往梟其首惡汪宣等十二人并多俘獲賊鋒大挫

浙境晏然乃陶公有裴崇兩浙功著三衞之蕭紀功
給事黎君上其功　詔賞賚公當路疏薦金衞兵憲
時議員冗遂寢甲戌擢守河南河南夙多弊政與更
始冬旱露禱大雪隨應又討擒劇賊張勇李文簡數
百人河洛賴安乙亥以公才當劇改江西吉安吉安
地重事繁公至即裁決動中肯綮俗故多訟公鋤奸
植良一時豪猾悉斂手服大茅山洞賊作亂王陽明
爲巡撫檄公討平之逆濠之變天下莫不震動公號
於衆曰吾儕以死報國正在今日郡人爭欲亡斬亡
者一人以徇復集諸路兵誓之曰濠今所苦非爾父

兄郎爾子弟今宜早蹙偏讐紓乃窗憤衆咸曰惟命
遂遽留陽明飛檄諸郡縣乃繕兵綢舸轉餉窮日夜
不休既又爲文哭孫都御史許副使二公二公首遇
害者衆咸奮力乃發兵時賊已薄江上九江失守安
慶被圍復遣信牌四出倡明大義收合人心士卒殊
死戰賊兵氣斂遂漸逼濱公夜引兵入省城坐收巢
窟仍令所過毋得掠鹵城中人大喜爭伏道迎勞公
賊奔還又督舟師逆戰王家渡大破之逆濠就縛斬
滅無算當是時變起倉卒人懷顧望而公獨首奮義
倡卒成偉功其摧陷廓清之力斯亦神矣大亂甫平

撫江西按察使而外內重臣忽駐省城京邊士馬紛然畫遝公上承下應不遑寢食又以剛介致忤權貴艱危萬狀不少屈撓尋轉廣東右布政使以平濠功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管操江公至日紀律嚴明士民悚服又躬戎服督將領平海寇有白金文綺之賜嘉靖乙酉上章乞去得　旨遂行然薦剡數騰明年復起公爲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未幾雲南羣醜跳梁公奉　勑往督雲貴楚蜀四省軍務未至先平公且籌畫撫存罔遺餘力又芒部弗靖留彼徂征方調度孔棘忽受命罷兵歸無何　上復

起公提督團營軍務乃再疏請歸歸且年餘忽病弗
起於乎悲哉公家居孝友施及宗姻外處僚宋恒過
於厚好面折人過至有難則力爲排解雖性開朗然
負奇氣不與世隨當官有犯諱忌者或勸少輟公厲
聲曰吾以身許國遑恤其他竟執弗變

兵部尚書王公憲傳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第弘治庚戌進士授阜平知縣改滑縣入為監察御史巡按蘇松諸郡時有豪貴怙勢暴橫鄉里家置水牢有負其債者禁滯於中憲發其罪狀置之於法一方肅然晉大理寺丞尋陞右僉都御史清理甘肅戎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外艱起復歷撫鄖陽大同虜入應州憲勑所部斬獲甚衆捷聞賜緋魚晉戶部右侍郎巡撫關中已而改佐兵部宸濠謀逆扈駕親征經畫軍需所在節省江彬矯詔繫國學生跪於行宮門外憲入奏事因白貴

諸生　重寄久駐留都輔臣共請回鑾憲之力居多
明年晉本部尚書嘉靖改元乞休歸里六年　詔以
本官兼左都御史總制三邊吉囊入寇調集兵馬分
屯要害授以方略戰於細溝堡五日四捷俘獲甚衆
璽書褒奬進太子太保明年改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再改左都御史總持內憲居二載乞休辛卯
遣官即家起爲兵部尚書會雲中逆卒戕殺主帥招
誘胡虜據城抗命憲紓徐運奇旋就底定以年滿七
十乞休賜傳歸里仍給月俸輿夫以示優榮卒年七
十有三追贈少保賜謚康毅諭祭營葬如法憲天性

孝友敦尚節儉歷官四十餘載不激不抗有古大臣
風所著有督府奏議等書于汝孝字紹甫鄠嘉靖丙
戌進士以禮部郎中改翰林修撰歷山西提學副使
陝西恭政河南左右布政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天以事謫戍卒汝孝器宇淵涵問學該博督學山西
奬進士類敦尚風雅一時髦儁多所甄勸南北履歷
所至皆有聲迹爲人所稱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

謚肅敏浚川先生王公廷相墓表

于慎行

于慎行曰往正德末河南王肅敏公爲東省學使先君贈宗伯公垂髫居門下受知及晩歲數稱述之也日月滋遠未嘗敢忘今年商丘沈先生以書來言浚川先生醇儒也沒五十六年矣而墓無碑表獨許文簡公志藏焉奈何令世人見之今者其孫嗣美來請不佞惻然動心介而見於左右夫揚先正之休以成哲裔之志請與吾子共之行也謝不敏三作而拜命

沈先生所著碑銘業詳其世故表其彰著者爲先生諱廷相字子衡浚川别號也其先自潞徙儀封世有明德聞於閭里父贈官保公增配一品夫人田氏是生先生先生先生風神秀穎早著文聲弘治乙卯舉河南省試壬戌第進士選翰林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以他故謫爲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會鎮守太監廖鵬毒螫民吏先生繩之以法廖遂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中貴人關請先生焚其書不應兩人亦恨未有以發也而廖因上書搆之此兩人從中主其奏逮下制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

同知擢四川僉事再進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及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旋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為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年召為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九年加太子太保　世宗出內府玉帶及厩馬賜之曾祖考妣以下皆爵一品先生之督營也與翊國公郭勛共事及歲辛丑勛罪狀覺　上欲遂法之會其受嘗移後期因逮下吏而勑逮司馬名並罷先生歸三年以甲辰九月七日卒於里第距生成化十年十月二

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一兩臺上書請卹所司畏不重
諭葬葬城東白村之兆　穆廟登極始用廷議復先
生故官加贈少保賜謚肅敏守臣稱制臨祠將作僉
發治其兆域吁可謂哀榮禮備久而彌光者與先生
居家孝友處鄉嫺睦好脩古禮奉身儉素屏絕華侈
兩遭大戚哀毀踰常因著喪禮備纂斟酌古今定為
儀式士大夫多遵用之其立朝當官壹務忠誠不欺
奉公履正國有大事以身任之利害毀譽無能動搖
再列臺諫所建白料虜皆關大計出按陝西脩明憲
典擊斷無諱三為學使品隲公嚴教先行履彝倫崇

蜀之士彬彬鬱服其撫四川威信覃布吏人畏懷屬
夷盜邊發兵討平解散其黨西徼以寧滕驤四衛勇
士隸在中涓多役市人名籍幾至三萬先生佐本兵
奉命清查留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旅肅然南京內
外守備多遣私人擁貨關津及進御用服食大發船
隻橫索道路縻耗不貲先生窮其根株悉以銖兩酌
擬爲裁其多少令與載相準且請令守備內臣惟詰
奸遏虐以靖都輦不得受民間訟牒侵法司權　世
廟雅意釐革所言輒聽正德以來中官蠹敝一旦剗
除先生之力多焉其掌內臺日夜講求憲綱分條類

奏班諸御史奉以從事罔敢踰繩至今其籍在也又
嘗疏正會議之體事有可否各出所見卽廷推大吏
各舉所知主者毋得專决司馬舉江防大帥嘗以贓
敗立上書爭之竟格不用督理戎政簡練士馬修明
賞罰將校無敢私役兩察内吏三計郡國所賛裏簡
隲天下服其公再疏薦何公塘崔公銑呂公柟李公
夢陽薛公蕙諸人皆一時名流士論韙之已亥　車
駕幸承天先生疏留不允以九卿扈蹕道中數召問
郡邑供頓狀具以實對多所省減嘗和御製歌詩甚
見褒賞及他所班賜尚方珍綺不可勝計　世廟知

人善任先生兼京營內臺且及三考所倚信聽納有
加等列中興之烈賴焉先生記問該博學術純正於
百家之籍無不洗酣而不涉異教文辭詳贍古雅可
爲典刑既罷官歸閉門謝客著述日富以其餘暇與
一二舊知嘯咏山林無染世氛遠近高其風規所著
家藏集十六種世多有之夫人劉氏累封一品子孫
振振濟美幾數十人詳具碑志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瓚傳　實錄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瓚以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太保謚恭襄瓚直隸滄州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累陞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制宣大偏保等處軍務大同軍叛瓚有綏定之功陞兵部尚書以　宗廟大工成加太子太保陝西奏捷加少保瓚累被言官論列先後無慮數十章皆有顯跡然　上終不去之及是卒卹典猶加隆云

瓚字廷獻滄人也寓戎籍京師家焉方面大耳眉入

顴骨隆隆起也而强記錄兵事初以尚書郎選擢通
政叅議累遷通政使久之大同兵亂殺主將詔侍郎
劉源清都督御永討之不下所傷殺僅相當　上怒
逮源清永下獄進瓚兵部侍郎代將至則其麾下殺
其倡亂者請降乃還家進尚書累加少保太子太保
瓚故善翊國公勛勛特被　上知所言亡不酬力而
方爲推瓚才可大用　上亦奇其貌曰此誠將足使
也張洪者寧夏人　武宗朝得幸爲左都督顧習熟
邊事後坐法戍遼左脫身還館瓚家諸將挾所托遷
者爲瓚衡地饒瘠第賄輕重而以十之一酬洪又許

為奏復官不果自總帥叅遊而下俱有餽不即素嫺勇有才望連剡為者弗為上也天下承平久不甚熟兵革而璫所用俱債帥以故其壞不可復作云璫在兵部十年蓄財殆百萬計矣內奸多奇計術結中貴人內外纖悉必知預為備先後給事御史疏攻論璫亡慮數十百自若也常一日　上賜飛魚服而璫加衣他餽者五綵奇麗甚　上出遥見之意甚嫌不懌而貴人私走語璫自白乃解酬中貴人金八千矣也多類此璫少壯且老居官亡喪病假七十餘乃卒後虜大入殺掠吏民没郡邑士上赫怒累致大司馬辟

朝論切齒瓚而巳死不復可窮詰云

前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瀆毛

公伯溫行狀　　羅洪先

公諱伯溫字汝厲姓毛氏毛之先爲浙三衢人宋初日休者來守吉州因家能城其後遂爲吉水人十八世叙倫爲公曾祖以祖超貴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員外郎曾祖妣張氏贈宜人超仕至廣西府知府祖妣劉氏贈宜人父榮舉鄉試爲浙江布政司經歷以公貴封大理寺寺丞而妣楊氏封宜人後公屢推恩自曾祖以下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曾祖妣以下皆一品夫人公娠時嘗夢見賓絡色

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爲童子隨寺丞公與宦遊子弟處無嬉侈態補諸生提學副使邵文莊公奇其文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愼務中人情不深文以婚名稱人呼爲毛青天當道判訴者咸求詣公爲幸或吏事疑似牽制與轇轕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擧判皆平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某用賄入爲大理卿公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羨日舟車耗息幾埒正賦公校覈正必復故常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造必親校勘如

均徭大戶皆附丁稅爲準鎭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
許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居府中爲奸
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
寧甘心公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昜食我
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强具食食半謂曰
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巳耶孫驚曰是
何言是何言公　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哂曰我固
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
御史爲公許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旣失利且誰不切
齒者吾知若有憾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

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詰治撫事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撫與巡湖官軍互相抵諉寇不可弭公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　賜勑加俸湖廣視河南特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躡爲言不易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遇比士幽防精鑒得人爲多辛巳　今上即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奸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汗奏牘冀得易辭公上言忠

統雖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使 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即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韋霦同惡相濟黙與夤緣叅其利害相關欲俱掩飾臣謂敬霦不誅恐 明詔不信於天下也疏入中官為之屏氣壬午擢大理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為命首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檢屯田沒於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於神仲冬始霜

慶大獄未幾大獄事起以公嘗在大理例當坐謫來
安代　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留不報戊子歷
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者復起奉　勑提督鴈門等關
進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
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
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詿誤復罷歸是年
公始五十有二而寺丞公與楊夫人壽康無恙歲時
奉觴稱人咸聚觀榮之甲午十一月丁楊夫人憂乙
未寺丞公繼卒丙申　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　上
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

廷臣舉公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召公起復公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脅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略不可不豫講上六事曰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是時雖逾大祥猶託疾乞終制八月服闋始視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勅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推勞費千萬公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為低昂工作易就　上聞之喜賜

八輪車

繡囊銀勺各一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事處錢糧以急濟用備官屬以供委任破常格以作銳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說而增其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己亥春 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 勑公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將發賜大紅金絲飛魚羅衣綵袋銀瓢刀箸各一 公至遴簡將帥嚴間諜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而諸邊靖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往年巡撫張公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拊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

諱公謂昔之債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即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闢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虚歲至是五堡横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以　皇太子恩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其年置官寮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　上決意南征加公參贊軍務九月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

太子少保賜銀綺復廕一子國子生庚子夏至廣
來討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暉爲
陳暠等所殺暉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
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㥦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
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 勅公得
以便宜行事且覘誠僞爲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
釁取故地郡縣之公既廣集羣策遣人宣布 朝廷
威德反覆利害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者甚衆公
慮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
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

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登地布曾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民已絕無可推擇　朝廷曲赦其死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制辭極悲懇公念安南羅禍已久　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夫失所乎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大寇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縶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俟命還奸莫文明代詣闕下公爲疏請　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其

地差催賦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
進公太子太保加賜銀綺　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
院九月自陳乞休不允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
上慰諭有加公益感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
事一禁酷刑二慎舉劾三革驛擾四懲勢豪五省繁
文六明職守七正士氣八備兩造意以近世刑獄任
情民多寃死官司上下相蒙多承風旨伺𫯛愁剝民
爲供張釣取權利御史既不能辨奸僞日肆貪賤化
習風靡俗流漸不可長請一一覺察如制　上報曰
民不得所皆有司貪酷致御史舉劾失實都察院不

嚴考覈吏部不公然陛給事中不能糾正國家何賴
焉卿言切中時弊其令所司務實舉行是時巡按遼
東御史胡某縱左右受賄公劾罷之朝廷紀綱爲之
稍振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公覆議以上虜
嘗越三關議輔震恐公以都城無郛恐一旦倉猝無
備欲倣南都爲輔城以衛軍民疏上不果行十一月
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遲速
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
軍士衣糧朘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䘚公謂
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詞發以杜倖

門巳而奉　勅提督團營軍務營內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賣監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大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以徇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勳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敢及者公銳意澄汰怨讟日起不爲動公善任人有所咨論虛巳相下即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制

充轉不少執杳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即議遣發無遺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滿考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誥命　上遣奉御賀俊賜楮幣少牢上尊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巳而戒嚴方保罪公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垂卒都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　國家事不少亂翁人問計無少長咸太息嗟惋公平生篤達友愛和易易與與人居言語嫗嫗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如有所失以是宦遊四方無間識不識鮮不願與納交旨氣宇沈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辟私

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郎校文削牘有篇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壘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公必有冀望然卒奉　上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羸權默定僭亂懷服南土未嘗張皇變幻詐術視聽雖由其受成昇亦其謹厚惠慈出於天性然也夫人謝氏父曰興衷母楊氏夫人生而𢢔靜醇懿年十九歸公公祖父已貴而家人猶食貧夫人備嘗艱苦枯据以足衣食及被恩封布衣甘夕紡績不輟與里中媼不異視戚女奴初來求謁傍人竊指語以

爲夫人不信也封孺人　進宜人加淑人後　皇太子
立箋賀中宮獲賜文綺　公征安南挈家歸夫人以疾
道卒玉山子三公生成化壬寅七月六日卒嘉靖乙
巳六月一日壽六十有四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劉莊襄公天和墓志銘

王世貞

嘉靖乙巳冬十二月二十有三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卒楚守臣以訃聞　天子爲震悼輟視朝太宰議贈贈至少保大宗伯議祭祭至九議謚謚法履正志和因事有功爲莊襄大司空議葬葬所須縣官供給無乏然公有子四其三皆先卒最後燦最賢而又繼卒諸孫幼以故公歿十六年而門人大司馬劉公釆始克具狀又十五年而孫守復華以狀來請志銘嗚呼莊襄公固德靖間勛賢臣也雖不佞嘗竊記

之矣何敢辭誌曰公諱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諱
夢者從　高皇帝起義兵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賜田
麻城遂爲麻城人漳州公有四子長曰從政由進士
拜御史累遷河南叅政叔曰隱居公從憲子曰訓其
積官皆與從政同而得山西山西公子仲輪爲崇德
令崇德公子璲魁南宮以豐城令入覲卒吏民思而
祠祀之自崇德公至豐城公皆以公貴贈尚書左都
御史豐城公有淑配曰秦夫人寔生公公少穎朗十
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遊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公談
理學爲世模楷所投公舉子業而內奇公至別而爲

文以古人期之二十遂舉於鄉公爲人長身玉立顧
盼偉如也自是三困公車而其遊太學所交多名士
大夫後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
天子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公以茂異徵拜
御史出按陝西前是塡陝太監廖堂貪横甚而寘其
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爲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甚口
肩脇爲堂請一日款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廖
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牙數人
於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冀其悛悔小
覚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

於他時其程文爲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素奴事幸臣寧從中道地堂誘書以其校卒稱　詔逮公既就係堂使所親信偵伺校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寃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爲枳不得發壯者至棓梃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齧臂爲盟護公所過舍傳必過飯食必先嘗堂前秘遣尾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獄也幸臣　入鵬嗾考撫公罪不得遂長繫於是給事御史俱有言救出爲金壇丞亡何進爲其令有治理聲擢同知蘇州府事

擒大盜湯毛九等匿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爲縣臺臣
薦用公謀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疏
一歷碩與謀政所當先復折徵均耗賦其民大悅以
最謝太傅安石顏司徒清臣爲湖守凡五年考績天
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公以母老乞歸
奏聞報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於其職益
稱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卿以其年爲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
搭魁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
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

可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時少師楊公一清在先朝才公於試事已惜公寬爲解於倖寧王是益器重公爲特疏薦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蒞陝其一切利弊哲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守令不經於費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竊相指曰此吾鄉者權公車耶何吾秦人之多幸也公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鹵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

陜如故其明年承秦太夫人訃歸哀毀踰禮以祭葬請許之甫公除而總理河道之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公晨夜攺舟車爲橇檋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泱以故導濱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湖濟其上流役夫匯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　天子嘉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申軍令豈儲餉廣埤塹選鋒鋭飭甲械十氣距躍思效其

年為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又明年巳亥破虜數如丁酉所上級多至二百餘少亦不下四十而　天子所推恩公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巳亥公謀虜吉囊將大入率羣帥而誓之大出賜金為牛酒饗士陳二寶劒堂皇指左劒曰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劒曰卒不用命者徇此及期而虜眾果大至挾詐乘我帥醉遂埤登焉公前巳聞警率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即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犯引而西公召醉帥二詰得其

狀立斬以狥衆皆股栗遂率以躡賊會天大雷雨賊
弓膠皆解馬蹴蹴泥淖中斃者相屬而公所儆延綏
周尚文兵擣其左寧夏任傑兵柱其右固靖魏時兵
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强弩火礮四合爭奮賊
遂大敗走梟其名王以下首虜五百級鹵入畜器械
稱是捷聞　天子行告　廟飲至禮下書褒予公甚
篤即軍中策拜太子太保予錦衣正千戶爲世官賜
金幣踰等尋以公久勞於外改南京戶部尚書已何
以入爲兵部督團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
朘其廩以空名子營公力欲清之而諸其事者爲首

鼠兩端以泥公公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公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　上督而許之特賜馳驛歸二年而卒距其生成化己亥六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七所娶王夫人後四年卒賜祭合葬公亡他媵侍與王夫人相莊白首無間有四子所著有問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他詩文亦有存者不佞所志狀畧耳竊又從諸生守巽所得耿中丞紀而讀之參以舊聞蓋附卷而三歎曰嗚呼公真異人哉當公治邑而稱良墨綬入臺而稱良御史治郡佐臬而稱良二千石意以為精

心勤卹之士耳北治河河功立辨西治屯屯政肅填陝陝之貪墨盡解去大盜散徙始稍孫其不可測以爲世之得公者尚淺然公南人耳十萬浴鐵之騎蹇權電掣於交戟之外而徐以尺一如意揮而麾之百步不留堅至其所飛捷明光上下動色謂三秦自洪永而後始快意於一勝者終豈能測公哉吾聞之廖室氏之孽公也校卒挾璽書一旦以瑣璫至豹虎交跡即不道途死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即就道亡慷容者其定力有以勝死也公目中且無死何怨有十萬騎哉今夫志大者不能無小出入銜膠者

不能無巧進退然而公不爾也當其游太學布袍挾
一蒼頭僮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
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革語之不及私也令斂里
甲貲爲諸舉子費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
屯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膴
仕而最後以軍與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人之
田廬無少增故所薦大帥某緘金幣而爲壽公時已
得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爲戒饒人之感知者選瓷器
遺公公怪其精曰得非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却
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人璫

用事於衆中目屬公畢之又問知其同氏以宗人剌
投公公不報已吹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管務也
距京師三舍許則眞人陶仲文以戚屬禱遣剌距公
日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公之歸仲文與有力
焉嗚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哉公又名能知人
其識故相太保杜公故將太傅周公尚文皆自其
微時世以比楊文襄云墓在麻城鐵口祖塋不佞既
志而銘曰　古之大人識與才合乃亢臣極公起墨
綬以冠惠文至二千石民之愛之若日於冬嬰乳於
席倘渭屯澄士飽而驕距躍三百捷竹負弩告興三

月河歸其職帝曰虎臣畀汝全陝膺彼懋敵公出匽刃斧不用命億衆脇息前茅且指昏湯大日畢于夲北梟其屠者遂砰轒輼王庭礫坼捷奏朝上夕馳璽書精鏐綺帛晉爾亞公仍世環衛觀者動色入領元樞王旅於寄臣敢愛力惟是不任骸骨為請帝所闕識擇馳而南青門冠紳萬口同嘖公之勋勞皆在王室靡往不劇迨乎歸田甫遂優遊適返貞宅嵬我佳城儼若郿連官所營麥蕭條衛門僅庇雨風手所剪棘君使臣禮臣事君忠師訓靡忒我銘其幽才哉誠哉過者嘗式

兵部尚書龍山戴公金行狀　袁煒

公姓戴氏諱金字純夫號龍山一號三難始祖伏壹居徐之百步洪秦林岡宋季避兵徙家於漢陽之龍霓山故遂世爲漢陽人四世祖景文舉洪武三年鄉試第二人授河南武陽縣教諭以學行著稱沒得祠學宮傳二世而生愈愈生伯珍配陳氏寔生公公敏慧性成正德丁卯舉於鄉甲戌成進士解褐授蘇州府推官會庫亡折糧銀若干兩長吏日考掠守庫者竟無驗公乃遍召諸糧役於庭陰以一牌用濃硃塗之耙賁後堂晴室中語之日而輩以糧役役於官乃

茲糧金亡欲避答弗養也余有屏在後堂甚神能辨
盜盜手摩之則騞然有鳴聲衆如指諸摩出視其手
昔硃中一人獨不硃立詰之遂首服還所盜金而守
庫者具得釋其訊獄神明奇中若此久之以外艱去
服闋再除撫州府推官公理撫視理蘇稱益殷殷起
民迄于今謳誦之嘉靖癸未以治最授廣西道監察
御史乙酉奉 命理兩淮鹽政乃調奏便宜酌處鹽
法十二事咸舉要切時可見諸施行公又善操縮
節費省緡得羨銀六十八萬佐邊餉既大司農上御
史績於朝 上嘉之有 羊酒文綺之賜歲丁亥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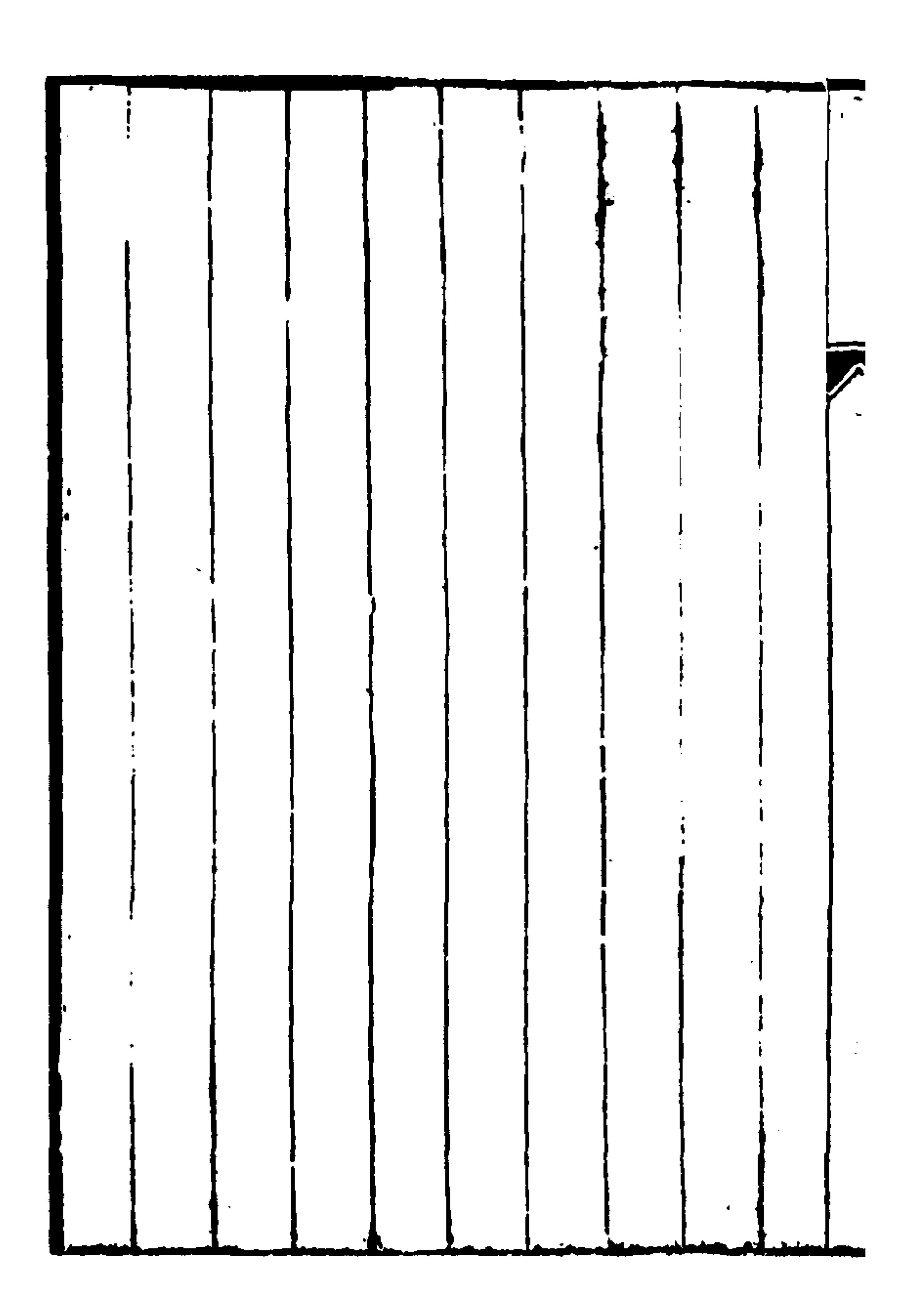
命撫川蜀蜀去京師遠與滇隣滇賊安詮者誘其黨
構爲亂攻掠郡邑蜀民煽恐事聞廷議與兵誅之公
念蜀方旱疫涔篠民殍死者道相望備軍與給餉是
寇未殄而民殲矣乃抗疏乞罷兵躬入險阻撫平之
已復疏請帑金二十萬通商市糴具藥給種諸可以
瘳民裨賑政者舉無遺策以故全蜀之民得不阽於
溝壑者公寔更生之也未幾召爲戶二部以公靖寇賑
饑功宜獲顯褒乃連章條上公績輒被温綸雨受銀
綺之賜明年戊子屬大比爲監臨官號得人辛卯陞
太僕少卿督京營馬政久之以謗左遷河南布政司

右參議尋轉浙江左參議將莅官俄陞按察司副使
寔董飭海防諦察要害悉心規畫海邦怙以寧戢甲
午丁繼母艱丁酉釋服再除江西按察司副使兵備
九江戊戌陞貴州布政司參政頃之會順天巡撫中
丞缺乃特擢公為右僉都御史畀以畿輔重任公受
命銳意安攘綏民經選將練兵鬬士日奮未踰月
邊兵與虜遇遂乘勝斬首級奪獲馬器以歸事聞以
銀綺旌之己亥邊將不利公以撫臣與責改秩南京
太僕寺少卿庚子陞應天府府尹是年大比士提調
鄉試井井有程度辛丑　天子將新太廟欲置西南

巨材稱念公長才大器可重任乃擢公爲右副都御
史總制川貴大木事竣徵入爲大理寺卿已而工部
以公祗將　明命鳩　清廟美材仰稱　聖孝宜有
崇秩當其功具疏請於　上上俞之陞右都御史掌
寺事如舊是歲甲辰　廷試天下士充讀卷官冬十
月兵部缺尚書廷推公乃陞公兵部尚書公疏辭
上謂公才猷明練簡任允宜殫宣忠力以弼邦政其
毋辭公被命感激誓竭忠貞首陳安攘大計十二事
曰甄別武材以責成效曰精察分領以警勤惰曰充
實缺位以備攻守曰選練民兵以裨行陣曰修復障

車以禦勍敵曰愼養馬匹以利騎戰曰修理關隘以固藩屏曰愼重墩臺以明烽火曰嚴謹盤詰以杜奸細曰優處還宗以收亡叛曰厚養死士以探虜情曰因地選兵以備調度　上省覽嘉閱謂叢尚書賢可屬大事　命公斟酌舉行公膺殊眷受異知乃以身許國毅然爲所欲爲卽咈羣議不暇恤居兵曹數月竟以言者致其事而去大抵公才高意廣銳於有爲視天下難易細大事皆決然可身任之無疑以故歷歷三十餘年內外十四轉致位公卿秩此三事雖勳名政業所在章章可述稱然柄用方隆旋卽解組而

生平称蓄不获悉试智者不能不为公慨惜也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洪洋趙公廷瑞墓志銘

趙錦

公諱廷瑞字信臣別號洪洋生而敏悟日記數千言總角入郡庠肄學浚川王公見公文大異之登辛巳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壬午授戶科給事中尋養病家居既起歷陞刑科都給事中時故相張璁以僭事擢兵部左侍郎公上章論璁進士六年遽爾擢貳本兵恐後進奔競之徒率以璁借口因論吏部尚書廖紀徒負重望不能因事納忠言雖不用聞者憚之武定侯郭勛者專恣詭法嘗以私意釋罪人於配所刑部

尚書高友璣侍郎許讚右都御史熊浹大理少卿曾
直錦衣衛指揮使路安等不能執法公弁論之疏上
友璣致仕餘各罰俸有差勛革去祿米及營務保傅
提督宣大軍務缺員兵部尚書李承勳薦左都御史
王憲憲難之公論憲擇官避事非大臣體憲竟罷去
他如論李琮爲江彬爪牙齊佐等爲錢寧羽翼張仁
以幺麽伶賤濟通逆藩及太監韋霦等奸狀皆見嘉
納一時直亮之聲著於中外吏部嘗推公陞河南叅
政及南京通政司叅議　上皆不允曰趙廷瑞著在
京相應員缺推用其見知如此辛卯歲陞通政司右

通政提督勝黃時父直菴翁迎養京邸屢膺疾思歸公以病請得侍歸抵家而翁遂不起公服闋復除前職丙申陞南京大僕寺卿戊戌改光祿寺卿　駕幸承天公扈從　上言行營倉卒珍膳或不能辦請以土產時物供用公私兩便　上嘉納之　聖駕還宮以建儲事推恩兩京三品以上官皆得廕子入監公以弟廷璋爲父母所隆愛乃上疏以讓其弟已亥用廷薦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地方公抵鎮首陳考察王府文職官員次陳宗室私出郭大虜駐奏請預計軍餉以保障地方時俺答阿不孩寧衆渡

河住牧套中公與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松石劉公議定方略大致克捷斬獲首級至一百三十二顆中有酋長二疏聞　上大悅進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巡撫其地先是秦府郃陽王府輔國將軍秉榜等縱家奴責債動至拘繫平民公劾論之自是宗藩斂跡在鎮三年屢奏虜功辛丑　上遣行人張汝隆齎賜白金彩幣及　勅諭欽獎公以寵遇優隆益加策勵秦人稱巡撫關中者馬端肅余敏肅之後惟公能不媿云壬寅改戶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偏保等處軍情緊急兼程赴雲中所在官民不

擢而兵食足未幾丁母太淑人張氏憂　上念年勞
特予祭葬服闋陞本部左侍郎兼提督太倉尋改兵
部左侍郎攝部事總督左都御史翁公巡撫山西都
御史孫公條陳邊事各有異議公維持調護悉合事
機俱免償事會試天下武舉公爲提調盡革宿弊丁
未陞南京戶部尚書未抵任卽改兵部尚書會北虜
結營直抵盧溝郊圻震驚公上防護京師內外五事
爲國家根本之慮虜亦聞風遁去戊申盜陽奏捷斬
獲虜首甚衆己酉北虜大舉入寇官軍鏖戰有功加
公太子少保賞白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公體羸弱

加以軍務叢雜憂勞過度以致痰火疾作眩暈顛蹶絕而復蘇乃懇求休致　上謂公託疾求退僅與閑住疏十上望公者厚故責公者重也公還里惟留心藥餌端居簡出親戚友朋罕見其面六月二日忽晨興命駕造直巷墓所撫視松楸摩挲不獻低徊不忍去少頃疾作輿歸遂不起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東渚

陳公經神道碑　　嚴嵩

公姓陳氏諱經字伯常青州益都人公之祖諱俊父諱慶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公舉正德庚午山東鄉試甲戌登進士第觀吏部政乃奏記冢宰楊公論說時政數千言楊公奬重之選補兵科給事中嘗奉命查盤薊永遼東軍儲先是核事者每以嚴法繩下人用不堪公所至綜覈得宜洞究奸弊而不事苛刻陞右給事中　皇上登極首論新政其一為端大本以隆大化勸　上法古帝王守祖成憲其

議究治先朝遺奸言皆剴切時論韙之陞通政司右
叅議歷左通政册封鄭藩充正使陞通政司使尋轉
禮部左侍郎仍掌司事四方所上章奏躬自檢閱不
憚煩勞陛奏儀度秩秩　上每屬目器之已而陞戶
部尚書總督倉塲兼管西苑農事歲運邊餉仰給太
倉公殫力會計釐革宿弊公私允賴苑田産嘉穀多
岐之瑞賜白金彩幣通政使缺廷議以公閑於其職
復推公改禮部尚書仍掌其事未幾詔改兵部尚書
入柄本兵兼提督團營軍務時值邊警上軍國要務
七事詔皆允行時公歷二品已六載特加太子少保

公感知遇殫盡智慮調度防邊諸務至廢寢食竟以積勞致疾家臥乃具疏力辭　上允致仕特賜給驛以去比年廷臣鮮有獲此典者實異恩也公去久之

上意猶念公不置今年總督倉場員缺詔復以戶部尚書起公於家命下公先期以疾卒矣

資善大夫兵部尚書東涯翁公萬達行狀

鄒守愚

公諱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潮州揭陽人也其先出莆田諱雄者稱秀峯隱士入潮卜甑江里之舉登村居焉雄生保保生琦琦生肇綱肇綱生可號義叟以公貴累贈兵部尚書義叟生梅齋公諱玉公父也以隱德耆儒稱於鄉具載邑乘亦累封兵部尚書母許氏累贈夫人公生而穎異五歲能誦書梅齋異之曰是兒也其興吾宗或携雀雛以畀公玩方適而兩雀悲鳴從之許夫人顧公曰兒能活此乎

公縱之去許夫人喜曰吾兒他日必活人矣六歲許
夫人卒公哀號如成人聞者傷之梅齋解書至覩親
之殺公悟曰斯異文同情之義也比就傅文日有名
中乙酉鄉試時御史夢神人大書弘濟二字後見試
官批其卷曰此子負弘濟之才當應大用御史喜曰
吾夢謂此矣丙戌登進士丁亥授戶部廣西司主事
督稅監兌所至有聲己丑榷河西務疏歲晚侵奪官
地商稅語甚峻　上可之庚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倉
會權貴阻撓運道公奪其舟而止以此人不敢犯漕
令謗言朋興公不爲動辛卯陞署山東司郎中議奏

鹽政利弊鑿鑿見諸施行會歲饑大饑公奉命出巡減去騶從巡行勞來立法簡便周至民甚悅之咸曰活我者翁公也完奏　上嘉獎有金帛羊酒之賜是時有戶曹三君子之稱公其一云尚書以公望調雲南劇司代規畫不稱尚書指者會上疏乞病不允癸巳陞知廣西梧州府隸督府民夷旅處東西粤時廣兵事供億經畫公悉力立辦而尤以厚學校正風俗為首務總戎咸寧侯仇鸞縱健卒橫行市肆開公緝其首十餘人杖繫之乃遣於是相戒毋敢犯公在郡四年威惠並行民去思不置丙申冬十月　皇太子生

詔諭四夷禮部以安南久不來貢奏　上命會兵部
議乃集廷臣議會安南人鄭惟憭上變至譯得其頭
目莫登庸篡殺狀於是廷臣列十罪請討　上從之
四月以咸寧侯仇公兵部尚書毛公侍郎蔡公督兵
往討之廷議設添註憲臣兩廣各一人經理安南公
以才望擢廣西按察司征南副使戊戌春公以征南
事宜白蔡公行之公從其言登庸懼謀曰王朝必不
舍我獨不能從海遁乎且採毒藥以試刃收巴豆囷
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中冀陷馬足佯傳先襲廣東
以撓我時賂邊氓伺我事以告關吏飲賂往來不復

能禁公於是密募敢死梁文彰等入偽都旬日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僇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愈恐莫知爲

公上議督府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用而已若兵不必用也則示之急而急焉示之緩而緩焉弛張闔闢其機在我以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必用也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藏必戰之用可也至於欽廉海濱之地以待窮寇之來無謂今日姑可緩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督府是之時公督兵於南

寧守愚亦廣東征南副使督兵備廉欽與公戮力邊
威大振會龍州憑祥二府土舍趙楷與韋應李寰等
扇亂竊奪至許莫登庸爲鄉導并以我急緩纖鉅告
之公具以白督府督府駭曰君度諸虜首何如曰兩
州爪連三兇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宿之
則威寢陵夷遠人弛聽趙楷徂詐未可速圖李寰梟
雄難以兵勝韋應懊懦寡慮計可旦夕就擒斷其中
堅使不相屬然後楷寰可次第獲也督府善其策屬
公謀之公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思明府土官黃朗
諭以大義俾毋瀆倫毋黨亂思明應命設伏卒擒楷

應棋督府論死其趙楷李寰各以討贼擒而斷許存
趙祀楷臨死遺書示誠誓於泉下扉忘大恩會用參
議立其子匡時方逾齡一州以定剗除三雄不動聲
色而禍本悉拔斧鑕昭明其功深而不露者類若此
左江斷藤峽係猺獞據險時以剽奪馳刼不可卒捕自
韓中丞王新建伯剿治以來稍稍寧息屬酋侯勝海
居弩灘爲變武靖州目黄貴誘剌之立堡戍守海弟
公丁謀衆破堡屠戍御史以聞命蔡公討之下諸司
議張總兵經則曰兵不過萬人沈參將希儀則曰非
數萬人不可公曰二言皆是也張言則剿沈言則征

然賊倚我久矣劉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是之會有安南之役未進也而公丁等益横公請誅於督府以討擒公丁磔於市於是乘勢厚集兵士分爲兩軍並發夾擊諸巢皆破賊大窘奔迯公督王指揮進擊中斷斬首數百級餘賊來奔入羅運山公遂移兵就攻之檄右軍繞出其背賊悉力以拒監塞巨木徑布蒺藜弩發懸石樹杪伏機弩毒鏢戟矛林立死公皆以計奪之破賊殆盡凡月又九日而班師撫其餘黨并諸向順者殆三千人藤峽悉平公又獻平峽八議于督府從之巫庸闊之大恐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

我而悉平內寇以爲之先豈其嘗我也哉於是督府
上其功曰羣兇授首百姓獲安江道疏通地方寧謐
是皆仰仗　皇上聖武懋昭天威丕振翁萬達協統
勤能疇畫計權歷險艱而衝冒霜嵐躬矢石而奮厲
士卒遂致三軍用命兩哨收功積年稔惡之賊蕩然
廓清且先擒其首惡置諸法典大慰人心兵部核實
覆奏以請上曰蠻賊負固搆禍悖逆年久罪惡貫盈
翁萬達陞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是時田州
土目盧蘇及其子鳳以兵從不進傾盜縱賊逃去公
密議上督府曰田州盧蘇稟逆搆亂震駭兩江猛誅

蘇歇與王受稱兵再謀不軌幾中丞討之而未能王新建撫之而宥盧蘇歇心益肆侮乜罔聞敢以睚眦之仇滅裂綱常稽之彝典赤族猶輕茲者滕峽之役分道進攻桀判蕃巢實其吭背須得銳甲方可成功傳曰人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職愚以爲不斬此賊則蘇得以逃不武之誅而我實負不敬之名天下後世其謂我何明璽勑法明威邊吏聳震附懾任大責在此時督府壯之下更詳議未及行會議四峒介於思明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亂土人黃賢相占有其地峒遂改隸府而加聞焉府

州互爭莫能歸一而峒亦向背無常公時在南寧知
府白其事公議上督府曰四峒之爭久矣圖籍無歸
易於囊惡今欲明歸一方勢必啓爨縱使官協民亦
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弭怨仇然酋類瓜聯苦于離析
疆蹙將措尤費區畫議者又欲爲之立所立縣夫縣
則治之太詳所則徒費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也不若
以其地割屬南寧府特設撫民通判一員治之築城
建署戍以指揮分保甲設峒老而番役於通判內能
撫輯其衆無奸法者給冠服榮其身通判指揮能其
職奏陞之以五年期效督府蔡公覽議謂公曰君言

偉矣治于內則外可得而理也法行於近則遠可得而服也吾方有事安南而日然令是何以示觀聽于遠夷哉公使人諭之峒民歡踴擯吏生願附南寧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桀驁獨擁兵脇衆據四峒地以奸新令撓府患之以訊公公曰易事也峒苦土官誅求虐戮久矣是以不得已而從之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既攜夫然後震以兵威刼以重典多法以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奇正雜出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蔡公從之公乃牒參將註南援授以秘策如期而賢相獻地背

府吉日翁君神算也公復議善後之宜十四事上督府督府始要終定爲經制云秋八月陞浙江右參政督府上疏以公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南以賛成安攘之功　上命其請十九年二月改公參政於廣西方　上命仇公毛公討安南公復白督府曰即今問罪遐方以昭邦典興師動衆少有驚駭非王師也乃下令令境內曰是役也　天子所以誅有罪不得已也爾曹姓其無恐無訛言無徙業無驚汝老耋無搖爾稚嬰安爾室家保爾生聚議上督府從之乃是遠近按堵如故公上議毛公曰今日所以施莫

賊者有三揖讓而告成功此上策也稱之以不赦不從而殺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芟夷絕滅咸剿戮矣而　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聚長兼羣策臨之以權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不得已而減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公其圖之九月公承檄分屯龍憑思陵等處簡士卒備器械足餉督師以馳赴安南奸細丁南傑訊之曰吾方提兵進討汝能為吾導乎曰能公則遂幅遇之具得彼中情偽南傑密白登庸云天朝督府諸大臣決策用兵勢

不可已保護元元由請所勉宜參自爲計也於是登
庸始大懸請納款如期適公行遇虎出傷其一卒公
停之乃爲文告山神且曰敢告主者其令噬人者死
募力士以千戶尚埸竹捕之探其穴前後射殺者七
其一獨雄猛果生得之軍中號云猛虎也登庸畏威
輸款是其兆乎十一月三日莫登庸面領南關親降
遣其姪文明與其上日許三省長表入朝其辭甚哀
於是仇公毛公蔡公挪公以登庸伏降弁以處庾儀
宜奏聞　上是其議報可詔黜安南爲都統使司以
登庸以不死以都統使治其國奉正朔遵冊地許

以入貢班師論功行賞有差是役也公之功居最時
公陞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毛公亦有曰廣
西布政司參政翁某淵識宏才懿文允武廉而不矯
毅而有為左江分巡懋著激揚之績紫荊進剿弘收
戡定之功比晉號於浙藩遂會疏而留用荷崇命
專鎮平南軍民以借寇勝欲中外以得接為慶果驗
數載果見膺勳受秩十萬至振威譽聞發五機洞知
情實諒賞如法操縱合宜大義當照國體擁重歸侵
疆而反我華地華偽號而備彼爽叛登擒一方之君
也能使之既足靳哀牽頸降服建漢唐以來所未有

之功矣自非本官學足以識古今之宜才足以稱綜之宏守堅金石信格蠻夷詎能於數旬之中底此非常之績其優獎如此初登庸約日來降公與諸大夫步出鎮南關至留止受登庸降登庸又持箋以筆硯乞言其意欲以藉我也詐讓於公公執筆大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為德待以不死恩至渥也中言宜永肩一心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且曉且讀惶恐稱萬死匍匐而退先是咸寧侯令麾下將見登庸索賂乃得降公發其奸不得售故毀公欲云然冬督兩江兵征瓊崖黎疕大發乞休致不允嘉

靖壬寅二月擢四川按察使癸卯三月擢陝西右布政使九月擢本司左布政使時諸藩以祿米聚訟公至裁處適宜無不曉悅甲辰春二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釐奸剔弊煥然一新時出巡歷關中戾然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兼理糧餉乙巳春公至疏報曰總督責司鎮會地方安危繫焉得其人則為干城不得其人則為孤注昔人固有欲請長纓裹屍馬革以立功於上此豈復顧身家利害為哉授鉞提兵專制閫外圖效名之會而闕報時也敢不黽勉畢力又疏謝大約以辦

奔白誓逆劾奏將官郤永姦貪美真衰老於是遴選者
帥集客兵廣峙蓄修器械固險要謹偵探明賞罰西
北邊備屹不可犯秋七月大同宗室充灼等潛謀出
邊勾虜爲患禍在門廷公廉得其情密行總兵開尚
文掄發姦跡顯露者以聞并啓親藩不動聲色坐折
逆萌尤不自以爲功悉歸尚文八月虜大舉入寇公
督官兵奮勇鏖戰據險邀敵射死者亡算并虜畏遁去
有王千斤者力戰與將官死敵公哭而殮之爲文以
祭歸其棺厚送之且奏官其子并立忠節祠祀焉邊
人無不感泣願盡死力捷聞　上曰逆堵截虜寇功

委可嘉翁萬達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爲物叢[illegible]
仍有一併議陞之旨公議築邊墻東自老營堡西距
滑石澗延袤幾二萬丈許親自區畫凡墻塹之近邊
墩臺之深闊曲盡其法於是自居庸以臨三鎮禾黍
被野室家無恐行旅使客往來絡繹不絕比於內地
當秋高馬壯狂虜不敢仰窺皆築垣守要之力也公
又序次畫圖貼說以進省費約九萬餘兩兵部以聞
上曰這大同東路宣府西路一帶要害地方久缺
垣塹虜寇不時出沒守臣累議修築竟坐因循今增
成幾二百里增添墩臺百餘鉅工告完又節省餘銀

以砯油[illegible]守卒

九卿兩總督等官委的備竭忠勞朕心嘉悅翁萬達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送監讀書仍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公疏上乞辭免不允然公當秋防大舉分地畫守惟人不用命也時出其不意遣勁卒數百密出以砯和油置竹筩中給之約日遇卒不在守輒以砯油傾置其處守卒見砯油置處輒自縛請罪公責而遣之於是戍守信地不敢離尺寸邊以無事盡十一月廷臣集議以宗室謀叛姦情斷露悉如公奏獄成詔正法于市　上曰剪除禍萌檢縛逆黨消弭隱伏功出非常翁萬達陞左都御史兼官

如舊廕一子送監讀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
又上疏乞骸免陞廕不允以廕其弟翕爲程　上俞
其請公復爲河套議議凡數千言大要論復套與構
禦不同惟欲謹亭障飭戎備和行伍固元氣以俟其
隙爲討之得桂州夏公不聽論者惜之二十八年己
酉春虜入宣府將逼居庸以入公諜知之時大同帥
周尚文亦以諜者報至問曰汝嘗告誰乎諜者以嘗
告公對尚文方幸宣府兵將之無備當獲罪而已擢
重兵以取寵惡其泄也杖而繫之獄公方約尚文爲
援而知其情於是夜草疏請曰虜逼宣府地近京師

皇陵而東北二路相去尤在咫尺前項聲息不挂
該鎮該路地方已耳與患唯兵帥兵雅將該鎮將官
兵弱虜素輕其易與萬一窺瑕乘敝大衆而來則震
動君父驚駭郊圻何可當也今日之計當以大同帥
周尚文率領精銳暫代宣府帥以遏虜衝又後請
輔臣本兵極言虜必深入叵測之狀謂宣府主將偏
稗無可付托譬之車無輪軸舟失帆篙峻坂巨川不
可行也故疏上即如公議以大同兵付其副帥而促
周尚文以行於是尚文晝夜兼行至曹家庄而虜已
入扼險要不虞尚文之猝至也大戰三日夜屢圍屢

北大

斜公躬擐甲胄督兵數千人來援麾下將請止曰未騎尤斥乃爾且彼衆我寡是須以肉投餒不已未可進公奮曰我志決矣誓不與此虜俱生於是馳騎先出衆無敢後者距曹家庄僅四十里會西風大作公輒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咫尺不能辨於是虜大驚曰翁大師兵至矣夜解圍而遁公於是督尚文追擊出境保障之功多於斬馘矣捷上獻首級四十顆公以青紙余巳向謂公瑾孔明西南風助順以破老瞞不謂天亦祐予也并以詩頌瑣見寄是時上密遣人緝知虜勢猖獗及公親自督戰狀已而捷

號至上大喜翁萬達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賞
銀五十兩紵絲表裏公方以他所失事降級也上又
復其原降俸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五月召入
爲兵部尚書六月又以陝西修築邊墻 上曰修築
既有勤勞翁某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冬十月奔
稱齋公喪號慟幾絕十二月抵家哀毀骨立二十九
年庚戌春二月余走弔其廬公方親負土築墳上下
山岡日數十往返不少懈余止之曰公身佩國家安
危何苦至此耶公泣曰舍是奚所伸其志耶余爲之
惋傷然卒以此致勞成疾也秋七月大同帥以挑虜

違功失事　上大怒繫治總督侍郎都御史並杖之獄戍去而都御史竟死焉詔下廷議代者咸謂公宜以金革奪情起復上從之公適病背疽扶病頓首謝上疏陳情乞終喪會八月虜由古北口蹂踐畿甸京師戒嚴九月二十八日　上特召公入爲兵部尚書馳使趣之公聞命慟哭曰主憂至是豈臣子安身之日乎即日哭梅齋几筵不告妻子力疾單騎就道間關萬里未及四十日抵京會咸寧侯怙寵追憶前恨又懼公撓其事譖公殊急時虜雖出邊浮議蠭起上屢問曰翁某至未邪公所上疏又不得達　上竟

以爲遲乃更以鳳泉王公代矣公至上章待罪　上
憫公在制中命奪伏俟用不數日起公以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紫荆諸關昨歲寧大括邊鎮
勇銳聚之京營托名防護紫荆亦去其十之六七公
焦勞撫循義士勇夫爭趣公以樹功名會兵部又抽
民丁令急遠近騷怨公疏其未便　上覽疏褒之省
費無算三鎮賴之公責考軍事夜念家艱發悸疾甚
足疽忽作不能動履又上疏亟賜罷退以終守制之
情至有墨縗食素清議謂何語意迫切公題得解官
歸濱行例應辭謝會疏中字譌誤　上恚斥爲民公

冒暑微服減道不入官舍歸故林以冬十二月葬盤齋公廬于其側朔望必焚香北望祝　天子萬壽退而拜家廟坐西塾課子弟讀書皖江故有河通諸邑湖久而淤公爲按察時歸省嘗疏治之乃今復疏治舟楫通利居民大悅壬子冬十月十三日詔復公兵部尚書而公方約友人蔡次軒携僕爲武夷鯉湖之遊道趨三河巷公所買欲於此卜營菟丘也公語次軒曰我死必居此此後其有興乎次軒以去家大遠爲疑公曰尼父魯產也海内郡邑無不祭祀固無所不之也二十一日至永安又以書抵余曰僕方出遊道

途所經即故人不相聞物外之興山人之體頎身修異此其風致脩遠遺世獨立之意何如哉十一月朔日至清流縣病作謂其僕曰亟歸吾將逝矣越十三日壬辰至上杭舟中大劇張目仰天哭曰吾遭逢明主受國厚恩乃今已矣其何以報乎問其家事不答但曰亟報家人迎我也瞑目而逝又二日抵家殮之時眉宇欣欣如生又四月丁酉吏部馬上官捧詔命臨門而公已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公性剛志潔思深猷遠視抗千古心雄萬夫坦而有制洗而善斷胸襟灑脫洞乎如青天白日崇論紘議浩乎如長江大

河至其蹈艱履險出謀意慮要皆經國濟日且賦宜
哲真如迅霆之不可抗鬼神之不可窺故能達變傾
否動有咸算雖古稱王佐之才社稷之臣無以逾也
使公而不死國家干城之託庶於公有賴乎身死之
日遠近悲嗟公事父事繼母至孝老而彌篤居常絕
嗜好薄滋味惡衣服方諸寒士以講學爲樂門人故
交相與談解經義亹亹不倦性耽山水興至兼寒暑
植小艇徘徊瞻眺境與心遇則坐茂蔭濯清流載月
步歸悠然自不與鄉人居恂恂款款忘其爲官也遇
子弟嚴而有禮不衣冠不見無不愛且敬者家庭之

間蕭如也自筮仕至大司馬凡賜予俸入盡以歸族齋公置義田建祠堂賙恤姻戚所著有猶懋集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平交紀略總督奏議各若干卷藏於家公生弘治戊午六月二十八日距卒嘉靖壬子年五十有五

兵部尚書襄毅王公邦瑞墓志銘　郭朴

嘉靖辛酉十二月十三日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王公以疾卒於位訃聞　上震悼下禮官議卹典贈公太子少保諡襄毅遣行人護其喪歸葬河南涉有司營葬域賜諭祭自始喪至封壙凡幾壇蓋公以忠勤受知　上久故恩禮特隆異焉先是庚戌虜犯塞埋之不戒直闖近郊羣議大擾　上歷覽在廷大臣可以拄糾紛持大計者公遂以吏部左侍郎巡視九門匯疏五事以請陳督兵郭外啓門納四郊避寇者城中嚴兵内城諸門示威壯已而署兵部政提督團

營又上六議極論營務積衰之弊與作新之宜　上
皆采納更十二營曰三大營設文武大臣各一總其
事又設副將以下若干員俱以邊將選而戎政駸駸
然改觀聽矣　上益知公才任大用遂特命公爲兵
部尚書於是中外皆屬目公公亦以安危爲已任乃
條陳安攘十二事會咸寧侯仇鸞者提邊兵入衛虜
寇矜暍以冒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張甚雖肝朝著
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可鸞欲變易
邊將公不可鸞欲罷秦薊鎮邊垣公又不可鸞積不
能平嘗是時百司恐鸞禁怒見公如是咸爲　朝廷

事而諸厚愛公者咸爲公危公曰犯禍心且不測晉
大臣自惜將如國計何因上書訟言攻之不旬月竟
爲讐所中去位公去讐益横未幾殛死　上乃思公
言且念其僉定功不置庚申協理京營戎政員缺
上曰恭戎重寄非王邦瑞不可趣詔即其家起之蓋
自辛亥至是且十年其爲　上所眷憶如是故其卒
也尤軫痛之而賻卹有加焉公諱邦瑞字惟賢別號
鳳泉河南宜陽人也敏惠溫方凝靜不苟識量弘遠
視天下事無一不可爲應機立斷而張弛必中要以
久暫鮮毫髮出入者言擇可而發平居退然若不出

諸口至臨大節建大議衆所呶呶捉然諍之而不疑
蓋古之所謂剛毅人也弱冠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居父憂起復授廣德知州祖喪去職補滁州有材
賢聲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南京吏部文選郎中陝西
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以詿誤謫山東濱州知州復
稱神明陞本司副使整飭固原兵備居祖母憂復補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巡關内道平反八年寃獄人
陝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士喜其再至益興於學
陞陝西布政司叅政丁母憂服闋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寧夏在任二年餘陞南京大理寺卿兵部

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庚戌陞今職公自
顯拔九歲知文自始學至終老無故未嘗一日釋卷
性尤喜觀史道及古今之務禮典法制兵賦沿革繁
略之變歷歷如指掌其爲文能發心所欲言者頃刻
數千言立就而俊辯可觀初以才選儲禁林迨守三
州挍北地所至必以教化爲務至以其俸入易經史
百家之言貯之學宮視學政時則又刊正學書院其
性固然也其爲政雖和易坦直至於鈎校摘漏剗剔
豪黠又不爲一切恩貸如崇德之豪夏姓滁州指揮
徐爵及涇陽之華令張某者實違臺臣之意雖三反

不爲移判故所至肅然憚而去後則復見思自少倜儻負奇總丱爲諸生屬山東盜起即上安劉十四事河南守河南守嘗曰異哉洛陽少年廼爾奇絕耶及兵備固原屬松石劉公覩西師劉公固自偉人見公大加器重延之幕府每事朝夕諮語時涇邠巨盜李孟春等流劫河東西莫之攖也公至則芟夷之無遺類民用大靖公初以文行吏治有名其以武略顯自茲始迨寧夏益著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寇烽火貫四時歲爲常公既內治嚴又能招攜夷黨剌虜中事甚悉每有先事備虜嘗乘冰一入輒失利遁其酋而

丟不敢輒近塞者終公之日西人語保障功者前後多稱公故庚戌之變衆籍籍唯公是賴　上以命譔用公公用則有奇偉績特注念焉其獨川公銳甚而公遽不起生於弘治八年五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先世山西夏縣人自其高祖貴始徙宜陽曾祖璘姜阜縣丞祖臣壽官父謨贈奉政大夫南京文選司郎中

兵部尚書鹿野史公道行狀

鹿野史公諱道字克弘家世涿郡高祖諱彥名曾祖諱成俱隱德弗仕祖諱仲義倍典史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栢菴諱俊中成化戊子解元乙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潁州亦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嫡母賈氏贈淑人生母王氏贈太淑人誕公時夢一方士鬚眉皤然揮扇而入因遂命名公爲諸生時浚川王公即以魁解許之正德癸酉順天府鄉試翁栢菴見公三場文字即封一柬遺公令勿發及公聞報中解元

視之乃對一聯云二三千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來父子解元比時相傳以爲美談次年甲戌會試中試未及廷對翁栢菴即世公哀毀過禮廬於墓側三年服闋賜二甲進士出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兵科給事中劾江彬神周李悰等包藏禍心謀爲不軌劾太監魏彬及其弟爲江彬之兒女婚姻劾都御史劉達之阿狥江彬劾太監張忠張銳于經谷大用馬永成等之專權亂政劾兵部尚書王憲黨惡通賂劾蘇進劉祥劉養佛寶馬英立得趙林吳經等爭獻淫邪虧損聖躬劾太監武忠等之網利害人穢行無

忌劾太監蕭敬名下劉恭江林等之撥置壞事諫止大學士楊廷和蔣冕及太監張佐等封爵諫止豹房新寺銀兩免送內庫悉發太倉諫止令 上登極后復蹈 武宗朝弊政四十餘事論救王瓚等之死遂蒙謫戍輕處章疏凡數十百 上俱蒙嘉納嘉靖改元公奉命賜玉帶一品服出使朝鮮至其國饋贐一無所受雖皇華集亦却之朝鮮國王以公之清介奏聞且以皇華集封進 勑禮部頒給劾奏大學士石齋楊公張其不法三十餘事參入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已而復下詔獄給事中閻閎御史曹嘉相繼論救

俱蒙降謫公謫陝西金縣縣丞曹嘉謫四川茂州判官閻閎謫雲南蒙自縣縣丞公及閻曹二公俱嘗爲

館中三傑

庶吉士故時稱爲館中三傑給事中孟奇御史吳檀等數十人交章薦之仍復公原任兵科給事中公以既經陞授外任具疏懇辭遂蒙俞允復江西按察司僉事有舒狀元芬贖卧轍文言公之德政甚詳無何改河南僉事兵備潁州比時潁人以公父子俱嘗兵備潁州相傳以爲盛事有明山姚學士去思碑文言公之德政甚詳陞光祿寺少卿適正卿缺且供用乏甚皆借太倉及馬價取給焉公至即署寺事雖宫闈

之用不經者悉奏罷免比時中貴皆憚公科中舊名凡所裁省無不奉行以是署印年半積有庫銀二十餘萬 皇上敬天事神一應祀事皆公進爵日侍龍顏上察知其忠殊極眷注時首相邃菴楊公次相羅峯張公不相協睦公即上章爲辨眞賢以承嘉會平戾氣以消災變事奏之得溫旨近百言內有云輔臣同寅協恭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豈不偉歟卿一清卿孚敬於朕之言及道之疏同加思勉大理丞員缺吏部以公正推周公鳳鳴陪之 聖明下問光祿少卿及大理丞品階閣臣以同五品覆之旨下點周公鳳

鳴銓曹知　上意遂將右少卿韓邦奇陞左卿以僉
補右　旨下云韓邦奇不必動史道陞左少卿未幾
延綏巡撫缺人吏部以公正推太僕少卿董璠陪之
將公病消渴面容瘦甚閣臣以　聖意爲諭史道近
病不可以邊事勞之竟點董公准無何都給事中夏
公言陞坐院僉都御史被御史熊爵劾罷另推者二
矣吏部以公爲請遂蒙俞允時天下歲貢士子不以
年資名曰拔貢公即奏爲請復歲貢舊法以通利人
材得溫旨近百言內有云今後只著遵照　祖宗舊
規行不許紛更奏擾該科記着右都御史誠齋汪公

每歴堂見各道御史間少一二人遂欲責治公乃懇
切勸止云御史糾彈百僚今辱之廣衆之中使將何
以展布是所存者小而所失者大殊甚不可枉公遂
止時刁惡童源者媒諸貴家之事以奏且升以三法
司納賄詐之比時諸公憚源之才莫敢誰何公獨據
法折之從重發遣坐是善良獲安而刁風得以少息
監生詹棨訐奏吏部侍郎徐縉旨下三法司會問緣
徐公爲羅峯公所不喜問者心知其寃莫敢出一言
時公方以病在告蒙特旨宣召令同會問公乃反覆
辯詰棨竟屈服遂問罪發遣時羅峯公奏夜二鼓小

僮隔門接到徐縉禮柬開有黃精白蠟之數汪公[illegible]
欲劾奏公乃止之云臺綱大臣非可風聞言事况是
暮夜彼此未見必有奸人乘機造害者汪公遂止下
都察院叅看汪公遂以公勸止之言奏之　聖明但
付之不問時漕運總督缺吏部以正推馬公卿公陪
之旨下馬卿着總督漕運　文道留着在京用他壬辰
考選庶吉士已經定有名次禮部尚書夏言申奏旋
復報罷公即奏爲嚴選眞材以光盛典事遂蒙俞允
行令再考如數作養給事中鄭準以言譎與史當應
朝時中途患病誠齋公即以逃去其官惟公獨不舉

掌講解甚力汪公拍案大嘆次日給事中孫應奎據
實勘奏汪公奏辯以準爲怨望君上吏道再三攔阻
坐是孫謫縣丞公遂罰俸半年十三年正月公陞大
理寺卿未幾都察院掌院事缺員吏部題署印以刑
部侍郎聞公淵公節請再以吏部侍郎周公用兵部
侍郎錢公如京請俱奉　旨另推閣部共議以公上
請郎蒙俞允比時院寺兩印俱一人掌管相傳以爲
曠典四月内科道互糾題覆二次俱以尚有奸惡顯
著者責吏部黨護時公過大明門與汪公遇諸塗公
乃力言人材可惜老先生留得一分是一分汪公亦

以爲然及有旨再考汪公遂奏公督科道作說客復
奉旨回話罰俸五月坐是汪公切齒銜之一日會推
官以公到遲遂參奏降公山東布政司參議及陞復
辭以行禮到遲被糾冠帶閑住嘉靖十五年特起公
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值總兵李瑾之變有勸公
勿携家者公乃奉王太淑人以行年八十餘人心遂
安公見連年失事係將官不能奮勇遂慨然以身先
之次年二月內親自督兵會同總兵官梁震王林川
斬首一百二顆奪獲達馬三百六十二匹盔甲夷器
八千七百八十餘件奉勅奬勵陞一級賞銀四十兩

紵絲四表裏本年三月內沙河等處斬首一百四顆奪獲馬二百八十九匹盔甲夷器七千五百一十餘件奉旨云這各官一月之間兩次斬獲虜首數多勞績委有可嘉史道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本月內又因達賊率衆攻塹斬首九顆獲達馬四匹夷器四十六件雲中軍民雜處兼以宗儀之府第日繁民居益促甚苦之鎮城之北舊有一城古草場也公奏許令民闢居住民極稱便於內立有祠豎一碑東淵蔣公爲文至今存焉大同鎮屬孤懸朔漠士子調考極爲虜患所苦公至

郎具疏酌處提學官以廣聖化事送兵部本鎮分巡
僉事提督學校士子至今懷之八月内妖賊楊道等
礦賊王喜等叛軍劉喜劉天爵等要得先殺代王及
鎮巡等官遂起手公乃設伏計一夜之間旋即剿平
軍民以公靖難之功於太平樓下立公生祠至今存
焉十七年二月達賊入犯丁家村斬首二十四顆奪
獲達馬六十四匹夷器五百二十六件是歲雲中旱
甚諸宗室及司府官禱之不應公乃自爲文詣雷公
山禱之時方烈日比回即雨下沾足禾乃大收本年
八月内賊犯石嶺關斬首十顆奪獲達馬四十一匹

盔甲夷器一千八百餘件十八年七月內虜賊四萬
大舉入寇祿䃭河斬首十顆奪獲達馬一十八匹盔
甲夷器六百七十九件紙房頭斬首一十四顆奪獲
達馬三十七匹盔甲夷器七百二十三件大同鎮城
二十里外即係虜賊屯牧之處輕騎一个時出劄直
至城下追逐按伏糜費額外錢糧數十餘萬先年二
大議修五堡都御史張文錦總兵賈鑑俱各遇害公
至即身任其事鎮城迤東南車房創一堡名鎮邊小
盡頭創一堡名鎮川二堡相距虜賊遂不敢犯採掠
安干等山矣鎮城正北當諸堡適中之處創一堡名

弘賜稍西獲堡村創一堡名鎮虜好女村創一堡名鎮河則東援紅寺北據河險與護堡聲勢聯絡一應零星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開拓出膏腴田土數萬餘頃此皆二百餘年虜賊常川住牧之地一旦收而入之版圖真足以爲國家萬億年無窮之利五堡軍士追思公為立生祠於祁皇山至今存焉工完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十九年二月賊犯乾河門斬首三十一顆奪獲達馬五十五匹盔甲夷器九百一十六件本年五月內為增添五堡工程奉旨五堡修設已成委有益邊防大計史

道盡心邊務忠勤可嘉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蔭
一子送監讀書本年十二月十四日達賊犯泥河兒
斬首十顆奪獲達馬七匹盔甲夷器一百五十四件
二十年二月虜賊犯老王溝斬首四十四顆奪獲達
馬四十四匹盔甲夷器九百八十四件本年五月捉
獲給散箭頭號帶奸細吳得友王朝用劉廷貴李大
用等二十餘人本年六月初十日奉　旨陞兵部左
侍郎回部管事適遇大虜入犯山西本鎮諸將俱各
隨賊以往復有守營賊衆動以數千入犯公二次身
親督戰一次於長安嶺斬首一百三十一顆奪獲戰

馬七十六匹盔甲夷器一萬二千六十餘件一次於
三山墩斬首一百一十顆奪獲戰馬一百三十一匹
盔甲夷器一萬四千五十餘件本月二十一日王太
淑人病故乃回籍守制雲之軍民於鎮城南關起一
樓名望野蓋以鹿野為公之號也於內立有生祠至
今存焉公在雲中行邊出塞斬將擒王先後首功數
千殍獲馬駝牛羊數萬風聲赫播虜賊遠遁大邊之
三百里內外絕無一營帳敢住牧者每遇會兵南擒
虜酋之妻哭以止之令勿犯大同邊界公之威懾夷
虜有如是者二十九年秋虜賊入犯畿輔蒙恩召復

兵部左侍郎公以腥膻犯順君父憂懷正臣子捐命之日乃撥家僮數人即倉皇就道時虜猖獗盧溝橋一帶肆行刧殺行旅絕者數日已公既行旅人數千皆荷鍤挾梃隨之於後京師之路遂得相通比時鄉人殊極壯公之行及抵京中外人心皇惑部中危疑特甚公至即署事部中正色直言無有趄趦多見嘉納人心遂安未幾復以防邊禦虜至計列款陳奏蒙吉嘉納付本兵看議行次年二月內邊事少寧公以往年邊城若月值太淑人大故晝夜號泣且復從事鋒鏑之下遂成目疾後雖少愈每遇多勞輒復患作

乃懇以目病乞休荷蒙俞允歸休甫及七日隨復召還勅令處置宣大邊務且有嚴旨不許退避比時宗屬親黨以及遠近大小無不爲公寒心若不敢以生還爲期者公陛辭九卿以下及諸朝士祖餞北郊無異荆軻易水之别公獨苦之心但以慷慨激發承之且對衆大言曰堂堂天朝儘有冠冕大樣題目好做却以大臣爲牙行於此行大有所未堪爾斯言九卿諸公皆聞之至今尤有能記之者及發二子泣以相送公慰之曰勿恐吾之與虜臨也以恩信結納初若彼之變詐一無所計而萬一得彼之傾心向焉則乘

機構會一有所圖可以縛名王而獻之闕下矣爾曹第安之豈可但效兒女子輩相與對泣耶及王就事之日調停區畫殫盡心力虜即縛妖逆薾片等爲獻

奉旨史道忠誠盡職陞兵部尚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公以酋首俺答爲諸虜梟雄設能剪除此賊則賊之諸子素不相下必不攻自潰可以殺其勢而爲中國之利乃密以方略授指揮林叢蘭等即爲一成功慮有追者乃出虜營北行且轉而向東可達陽和達陽和則達大同矣先是公有此意恐驗功特無以爲真僞之辨乃密賞之際令善寫真者暗描俺答

之像以歸雖叢林等莫能測識其故也惜其事方在
計會有旨催取協理戎政公遂行公入居庸以同事
之人難於相處但稱目病侵甚即於途次上疏乞休
奉旨勉留史道盡心邊事着竭忠協力已而復具疏
懇辭　聖明見其情詞懇切特賜俞允史道旣連日
自陳着致仕三十一年正月復爲擒獲叛逆事該兵
部議覆奉旨云史道加太子少保廕一子與做錦衣
衛百戶三十二年四月內公假遍請諸鄉里親識投
剌且於十六日邀請老友詩莊所盃酒相歡至十八
日病二十六日逝故是日合郡之人無處識否雖童

稚婦女亦皆流涕赴喪而哭且盡哀主家至有不能認識其爲誰者

兵部尚書路公迎傳略

路迎字賓暘汶上人舉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與豐邑穆孔暉武城王道同師事王守仁專務講學以相切劘累至本部郎中歷知襄陽松江淮安三府豈弟廉平務先惡豪至制馭胥史則摽切精嚴治稱第一累官陝西湖廣副使河南參政浙江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軍士驕横往往假名尺籍錢穀侵冒不可較迎綜覈有方得其要領上下讋伏毋敢技汝尋陞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為兵部左右侍郎陞本部尚書以上疏乞休忤 旨罷歸命從容

execute道租錢屬路莫不歎其知幾卒年八十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聶公豹墓

志銘　　　　　　　　　徐　階

我　皇上嗣大歷服首降德音録故公卿之行應卹

典者於是諸臺諫舉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公等

若干人以聞　詔贈公少保謚貞襄賜祭九壇命有

司治葬事蓋公之卒至是五年矣公諱豹字文蔚先

世居永豐之磊塘自晉歷宋元再徙而家雙溪故公

自號雙江國初有諱敏瑞者其配楊以守節旌生濬

樂公汝瑰濬樂生巽菴公日聰巽菴生水雲公玉治

是爲公考以公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配鄒氏封

孺人公舉正德丁丑進士乞歸省者二年庚辰始知
華亭立法行政自其身始發諸奸欺籍所侵盜金萬
六千用代逋賦濬塘港三萬丈有奇復塘之廢者萬
二千丈民以不苦水逃亡來歸者至三千二百二十
三戶建名宦鄉賢祠闢射圃日進諸生與之論學其
說本於易所謂寂感而諭之以中和證之以孝弟又
證之以古聖賢所以成巳成物守約而施博者簡而
明暢而實階時幸有聞雖甚不敏然於心竊有契焉
今既五十年惟公之言是訓是行亦惟公之言味之
而益旨履之而益效也乙酉徵拜御史劾奏司禮太

監張佐違詔收補工匠禮書席公不當乞留其弟於翰林直舒頓起戊子巡撫福建奏罷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追論延平守贓濫黜之擒寇鄭新建養正書院刻傳習錄二業合一論以示學者人謂真御史而權貴則以此嫉公出爲寧波知府改蘇州至則治之如華亭而加嚴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孚公敎諭年丁水災公憂又丁繼孺人憂服除以不出南北臺諫交章薦之乙丑冬以虜頻歲寇山西召知平陽公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既至歎曰是其民傲於

財虜所必攻也爲書諭富民及釋其罪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峯石諸關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功聞　世宗喜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於是時公名聞上下而忌者誣公於罰金有所乾沒大吏和之謗亦遂流播明年擢陜西按察司副使會當計羣吏或黨公名拾遺疏中詔巡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史咸謂無纖毫私而鄉人有謗公於時宰者時宰怒逮繫錦衣　詔巡按御史覆覈未幾時宰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乃

公與相對無怨尤色時守大悔服明年事白落職歸永豐謗者則先以他事謫戍而時守亦旣伏誅矣天之惡傷善人如此庚戌虜犯京師　世宗切責兵部及邊臣不任事而慨然有良將相之思階特爲禮首因以公薦上　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遼軍務尋遷兵部右侍郎辛亥奉命巡視京城九門條六事奏之語皆要且急者轉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數與仇鸞議不合已而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納虜公亟陳四處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怒密伺公所爲將中以罪旣

數月無所得乃已壬子遷兵部尚書首奏修邊墻建關隘慎選將士預處芻糧分屯重兵以控要害尤拒絕請託動循法例一時聲望赫然已又奏城南關遣今少傅虞坡楊公經略薊州邊務罷易州通州昌平三都御史冬虜犯紫荆關公遣邊兵乘其惰擊之斬首七百餘級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千戶甲寅虜攻薊州凡六晝夜不能入加太子少傅倭奴寇蘇松奏設總兵官於金山設把總於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及淮之鹽城俾畫地以為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華請視師朱隆禧請差田賦開市舶時宰主

其議學之於　世宗公執奏以爲不可詔降俸二級羣小乘　上意日毁公踰月遂以老疾致仕公旣歸建賜老堂聚門人弟子講學其間曰吾不得行諸天下庶幾行諸一鄉公受業陽明先生之門而與祭酒東郭鄒公宗伯南野歐公修撰念菴羅公相發明其師說切磋論難不苟爲同所著有大學臆說被逮稿困辯錄幽居答述致知議略良知辯疑存稿益以學終其身焉公生成化丁未正月十三日卒嘉靖癸亥十一月四日享年七十七

雙江聶先生傳

王時槐

雙江聶先生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首革積胥宿猾倚法剝民之弊查追私侵編征銀一萬八千兩有奇以補民間積逋上下稱快濬築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坍荒在邑三年儲穀至二十萬石復業民至三千餘戶先生才旣高縣事劇集應手立判情法允當豪右斂息尤以興學育材爲急時少師存齋徐公在諸生中方弱冠先生試其文即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受業入陶冶者後多爲名士　召入爲御史才數月三上疏指斥大閹違制及部卿不職皆人所難言者按應天精察馬政乃作說

陽明王公於越開良知之說遂銳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其後以書問學王公深歎其任道之勇已乃按閩抑鎮守中貴之冒費劾罷建寧守令之貪黷者討擒海上鉅寇而於民間蠹慝情狀矇昧有人所未聞而先生捕鞫之咸伏其辜衆稱神明建養正書院擇諸生教之刻大學古本傳習錄以明正學陞蘇州守給二十四孝事蹟於壁以風百姓開講於學道書院連丁內外艱家居踰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先是虜謀言欲侵平陽而府庫耗竭乃多方措畫大修關隘增城浚濠募兵製械虜果入鴈門趣平陽平陽既有備

又陰遣閒詐泄機事虜大驚遁去陞陝西按察副使備兵潼關上疏乞休有忌功者造謗被逮下獄事竟白落職歸嘉靖二十九年虜犯都下用薦　召爲巡撫薊州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尋陞尚書嚴禁請託叅論債帥所條奏建立皆戎政邊防至計累進太子太保值倭夷數擾閩浙吳郡有議請遣官祝師祭海神差田賦閉市舶者先生上疏極言非便忤　旨得致仕先生患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爲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特揭未發之中學者乍聞疑駭辯詰紛起先生貽書與歐陽文莊公其略曰良知本寂感於物

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之功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非愚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豈録中長語哉初先生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慨慷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別羅文恭公見之大敬服至是聞未發之說深相契合先生長身玉立操履峻潔而手采凝秋如

孤峯屹峙超特不羣望之令人斂服雖位列大爵而
神思靜逸有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所著有致知
議略良知辯幽居答述行於世卒之日家無餘金年
七十有七隆慶元年　詔贈少保謚貞襄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默齋許公論墓志銘　張鼎文

先皇帝上稽黃虞之道統御天下綏文詰武四海乂安天乃降生太白之精雷泉之英志清人宇力贊皇輿籌闢立論審勢決機誓將刈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而權臣中阻大勲未集大命不佑神將云亡天其未使我明無漠北之憂乎吾友默齋許公諱論字廷議河南靈寶人系出關文叔元有兵馬都元帥威三傳至諱五者生九九生士信士信生實實生敘諭眾眾生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襄毅進襄毅公生子

八人詔舉人次誥進士太子太保南京戶部尚書諡莊敏次韻進士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諡文簡次記次詩工部主事次詞長蘆運使次誌清城知縣次郎公少有四方之志布陣角勢與群兒嬉十歲能屬文治禮記人有公輔之望正德乙卯鄉試郡守夢以五色梅花悉授公果中第四登嘉靖丙戌進士觀兵部政郎有慷慨遂陞徘徊孤劍之志除順德府推官異政籍聞郡有遺愛陞戶部兵部禮部主事無不留心疆場甲午大同兵變慨然請往甚以少從襄毅莊敏文簡公

習知邊事及暨任兵曹耳濡目染著爲九邊圖論古未有也辛賢父子相繼將軍祭形兄弟並叅師律厥有自哉繪寫進呈　上嘉納付各邊行之陞主客司員外郎日本國遣使請釋累囚公屈其辯遼王奏請祭葬公却其金陞本司郎中尋陞南京光祿寺少卿南京大理右寺丞言官數十疏薦公壯猷夙著可當一面少冢宰推薊州巡撫以公副　上特曰論可遂擢右僉都御史自此以後歷官終身邊徼矣公至薊初陳三事再陳十二事　上嘉納百司淬勵邊民畏而懷之是以有白通事之捷陞右副都御史賜金幣

分將士養病十年　上追念世臣驗九邊圖諭特詔
起公出督鴈門三關至則外勤撫綏內謹經略指授
將士奕率三軍忠義激而虹貫精誠發而石開出其
靜養之餘精力益倍倣吳璘法制破虜新陣爲拒馬
槍爲神機爲弓矢爲刀戟古未有也既保本鎮亦援
大同陞兵部右侍郎　上以京營重務大詰求賢僉
曰諭哉提督重城工竣陞左侍郎正二品服俸總督
宣大諸軍公乃樹恩結信申威用武假則條邊事以
上急則探申胄以行公之用兵出神入奇爲乘寢爲
衆應爲間諜爲伏兵爲疑兵爲遊兵爲堅壁古未有

也渝斬俘獲山空谷靜除妖剔蠹草薙禽獮天聲大
振雲朔改觀如厲門焉每獻捷奏功　上受而勞之
陞兵部尚書廕一子正千戶公乃歸功廟算虜欲入
犯西城復欲深掠懷來公以裦年提兵馳三千里歷
四十日兩地成功不在威寧柳溝之下加太子太保
廕二子正千戶丙辰正月詔入正位本兵倭夷入寇
公上平倭九事是年春爲讀卷官秋知武舉事皆出
上命京營印馬公陳八事擒苗夷盧阿項等剿廣
東叛逆馮天恩等斬會寧賊許以明等斬淮揚倭奴
寧夏西虜皆公指授決策之功　上以公素諳兵機

諭陳邊事大計公以七事對　上悉稱善命閣議六
軍將佐公條奏大同右衛六事及戊午被圍公又條
奏五事　上皆納焉然竟以右衛久圍被論退居至
己未虜犯灤西宮廟震驚　上復大詰廷臣朕欲仍
用許論僉曰論哉詔公復以原職兼副都御史總督
薊遼保定諸軍諸軍素感恩信驩動如雷至即疏陳
安邊九事庚申春把都兒辛愛欲東西並出公條奏
巡撫提督總兵標兵兵備分兵屯駐而公親督大軍
覘其向往隨之兵勢聯絡遠近響應是以有一片石
之功虎喇哈赤率衆來降公以軍志云受降如敵者

知賊欲內犯大營十萬延蔓山谷公部勒將佐併力
戰守戎服登墻奉嚴　天子威命訓於三軍合戰四
十餘陣飄血橫溢積甲收馬山齊谷量是以有石門
山之捷或謂南山可慮舊墻無益公謂宜葺賴以屏
蔽虜勢賴以遏絕成功可惜改作可戒奏止之地分
十區以憲臣監之區隸各道以參將督之挈兵之後
奏立防春大侵之年請乞賑卹一品秩滿　賜制誥
授光祿大夫白歷邊陲保釐四省節制九鎮擒斬虜
首二萬二千餘級奪獲酋首旗纛駝馬二三萬五百有
餘招回降人二千餘名修築邊墻四千餘里塹壘三

千餘座奏疏一千餘疏蒙 上手批奬諭者五賜寶鏹白金文綺者九領專勑十二受封誥四然以文簡公訐奏權奸遺怨在公一阻於起用再尼於重城三抑於大司馬時四擠其一片石石門山之功五掊其奏乞贍卹之過勑令罷去嗟夫公當 先皇帝守文之世有權奸内制而猶有勳伐如此設以戡亂靖難長馭遠略之時而又得行其志吾不知韓彭衛霍孰爲先後也嘉靖丙寅某月某日夜見大星西隕越一日從容危坐而卒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思齋霍公墓表

王崇古

公姓霍氏諱冀字堯封世籍汾之孝義縣祖鳳父文會咸以公貴贈封如其官祖母母俱贈封夫人生正德丙子正月卒萬曆乙亥三月壽僅六旬公生鍾山川正氣資穎拔多聞强記少有文名弱冠偕予同膺鄉書繼登甲第授畿府節推伸冤辯枉監司不可撓取曲法徇人既歷一考選拜中臺御史清戎兩浙疏陳南北燥濕異宜遠戍未便請各以方充伍 上俞忠謨著為令軍民得解拘籍遠戍之苦繼按中州適

大盜起歸德破城掠邑遠近騷動公授策督兵勦平
之劾養亂撫臣奪其官遜功不居盜後歲饑公疏請
蠲歲賦寬馬値折兌軍借徐德儲粟賑民全活甚衆
時徽伊二藩恃寵驕恣流毒吏民公毅然遵祖典以
法裁抑無少假借肅僚貞度士民頌曰眞御史聲績
旣懋擢大理丞當　肅皇帝朝邊域多事需才最急
乃擢公僉都御史出撫寧夏歷三載內修險閘導水
利豐積儲外勵兵勇繕甲利械神氣旣壯虜戒莫敢
犯夏境乃督兵出邊撻伐斬級百數捷聞　上拜金
幣之賜旋以畿甸災荒移撫近郊救荒施賑全活甚

命盜息民寧召輔中臺丰裁表著會朔雲邊餉告匱
上命遣少司徒一往視之在位者避不任議推公
往公慨然奉　命無難色備歷艱虞發奸剔蠹上便
宜四事糾墨吏數人邊餉清裕乃偏忌騰謗暫改南
曹無怵顏尋佐南樞務再兼臺僉出撫山東會漕河
壅決公同水部朱公協恭治河得免漕患其年秋虜
犯延邊殞將內侵邊烽告急　朝議推公壯猷昔撫
夏虜素知名宜督陝邊乃進兵部左侍郎兼臺僉總
督四鎮兵務既至西麥寒巡邊冒暑修險恤亡選銳
厲忠撫傷軍聲再振于時撫夏秉垣拜公於花馬池

移咨議邊圖矢効同心共治秋防虜畏莫敢近塞數
督兵撻伐延寧鎮各斬虜百十級捷聞　上嘉賚金
帶有差是年冬召進本兵總機務時南北用兵軍書
旁午公出所負蓄酧應如響益公素富忠猷夙練戎
事惟公惟明不詭不激所投輒效如燭照而龜卜也
中外方依爲重會　穆皇首嘉輔臣議欲躬大閱用
振威靈公贊襄惟謹大閱禮成　上嘉賜綵幣銀器
繡帶他輔臣欲更營制公執未宜至形於色公義不
可容乃抗疏乞骸骨疏再上遂賜閑既歸里日侍嚴
慈訓孫子怡然自適蚤忘仕績予自陝邊移都朔雲

撫登公堂談往事憂國憂邊志愛宛然絕無怨尤期予克効安撫慰同志比年遺降獲殄格虜熄烽公尚寄言爲國慶按臣數薦公老成夙望當召起訓汛社乃值厄數膺疾不起傷哉訃聞　上命復其官給卹典如例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趙炳然傳　實錄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趙炳然隆慶三年六月辛卯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恭襄炳然四川保寧府劍州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陞都御史巡撫湖廣浙江以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出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尋轉本兵朝廷方欲大用之會以病乞歸卒于家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舊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以業貧民浙人至今思之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
太保諡襄毅王公崇古墓誌銘　濟關集
古真人在宥奮夏尊親豈背界中外如農之有畔哉
漢文帝繕邊備選將材而詔匈奴棄捐舊惡偕之大
道蕃居然有古風焉輓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自二
祖汛掃乾坤威被朔虜彌場宴然者垂百年而已已
庚戌虜闌入為患斯時也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
於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喁喁向風則自
莊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公疇定其畫哉方把
漢那吉之歸也公謂制虜之機已握掌股故今之轉

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屬夷亦惟命迄今塞無傳
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顧不知公決策
之難也而今已矣惜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
日薨于里舍守臣以聞　上驚悼為輟視朝一日詔
贈太保謚襄毅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
異數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揚檢討
元祥所為狀丐余志而銘之余嘉公功在社稷無其
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
進士實出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嘗大器公悉
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

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爲安慶太守庚戌改汝寧太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巳未又廓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兼未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進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

而公歷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公之勛名炳炳耳目夫人能識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下爲姦利公盡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寧伊藩驕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閒諸郡震動公設方畧僇其魁數十人賊鋒爲挫蓋公之戰功斬斬露鋒鍔始此在常鎮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濟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于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豫秋防六事虜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上

見丈三百餘人虜徙榆林濱死渣梁敍大將公親督
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畜馬橐牛
羊輜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為西北
藩而套虜蕃衷不一勦刈不足令寢戢遂疏請旗牌
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覈實行為二歲中虜三
犯塞公遣大帥趙苛董一奎雷龍等擊走之并遣龍
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城子搗其巢大破之軍聲大
震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兩省兵平
之凡斬首虜七百六十七級鹵馬橐牛羊輜重一萬
六千四百六十一叅三邊功校實不啻三之而賞大

書俺答事尤踔絶先後云俺答者虜酋之雄黠者也諸虜曰老把都兒曰永邵卜曰多羅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黄台吉皆屬焉而中國畔人趙全輩實傅翼之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塞公至鎮半歲會俺答孫所謂把漢那吉者有所根挾其娶比吉等如關請降公喜曰虜事入吾彀中矣屬閫帥厚鞠之而上方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虜嚮導習虜虜厭戰即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某街虜款塞未有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揮請即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得計

必不以流人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
於是俺答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黠未肯弭躬
以好語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焉公堅壁淸野坐困
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虜稍稍引退公
即縱兵尾擊之伏軍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
所殺虜過當其酋兀愼擺要中創虜氣大沮知不可
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且款
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僞乃盛陳兵出把漢視
之則把漢者已易緌緌佩印綬帶金瑩然洋洋無歸
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几上物也　聖天子覔之若此

此不足嚇趙全等耶我國家急正畔人法不急款塞
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答且感且泣願悉
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外藩公得請於朝虜
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既獻俘　闕下因受詔議
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
昔馬市比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
審若是惟有戰耳遂悉要諸虜番文自老把都兒以
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詔
下部集廷臣議言者首口數上沮之賴執政力任公
計　上許可其夏降勅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

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　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羅
拜龍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為常歲市馬
贏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陜西馬附宣大入貢
而互市視宣大準事竣　上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
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為衣裳要荒罷之衽席
而古撻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　者嘖嘖謂犬
羊性叵測無能堅決即同事諸臣或可或否或可否
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衆心公歎曰吾
即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劃然
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　主上亦感其血誠格羣議

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迄於今邊鄙不聳所爲完室家若首領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由此言之公之功可勝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戰而可撫者公之制夷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機要而氣岸能吞吐匈奴制其死命故可擒可縱而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困敵轉化不可端倪虜實欲迎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實挑梁欲敗盟因而間諜其父子令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內困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他患甚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之成功非偶然

而已公既辭遂事爲部尚書時侍御史應檟封事假
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繼光以公發其姦
私求解於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公始不
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聲名王而不能討城狐之屬
信乎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任事者之難
也公歷事三朝凡　圜丘者三方澤者四朝日壇夕
月壇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
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
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衣者
二羊酒鈔錠者二廕子爲國子生三爲錦衣千戶一

而其歸也猶歲給夫若米贍焉遺參政寧州守兢其
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
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亦可以無憾公薨距
生正德乙亥四月廿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
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
配張六世曰祭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瑤配孫繼孟
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
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淑人
太監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

楊俊卿封夫大次適通判張術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杜之柏之模之案俱官生曾孫二宗孫在孫皆幼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嚮往之而其歌歷中外也又多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讞獄究然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學矣居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語具家乘中茲不書謹撥其大者爲銘銘曰維汾之水有沿而神元經啓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爲世宗臣方叔壯猶張仲孝友雄劒處囊洪鍾待扣奮蹟西

曹持杓北斗帝畀上略公在邊隅山有猛獸庭無擾獫天兵電掃月陳風驅乃縛亭垣乃開阡陌戰守迭用正奇互出宿將環羅靡貰一晝牛方戀犢蛇亦銜仁戢彼左袵歸我中行冀恢王略特許戎親五餌方施九關不閉駿褭雲騰旃裘屬至仰迓漢策兼收魏利公雖去鎮世禀法程歷祀二十鳴鏑無驚豈惟胎石亦曰干城公既趨朝星辰劒履正色侃言熏狐擯鼠聲飛刺天冥冥遐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講輪欲駕璽璽先溫大星忽隕箕尾誰捫華夷軫慟河山改色家賜連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大司馬二華譚公綸傳

大司馬二華譚公名綸字子理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人也弱冠以儒士應癸卯舉於鄉取甲辰聯第進士初任南祠部主事內艱服闋補庫部既而庫部郎中時倭奴薄留都都下恟人人恐率又怯懦無敢前獨毅然請募壯士禦卻之公從此以知兵名 朝廷從此亦專以兵事任公矣擢公守台東北濱海倭所嘗出入之地畏公能治兵郡中有所創不敢入台境且三年既而公以治行兼兵功陞按察使之副巡海道寧波既而又以兵功陞右轄政仍兼憲職治兵丁

外夥等以廣寇張璉等流刼江西奪情起公勦廣寇
於江西是年以江西廣寇平改福建方疏請得終喪
而福建之興化陷於倭尋又奪情起公應援興化公
赴興化援蓋以原官在道聞報陞右僉都于督撫勑
趣亟行於是亟行入閩而陷興化之倭盡被公殲之
於諸林無返者自是又勦前後入寇倭於福清之神
前澳於仙遊於同安於漳浦之玻瑚嶺閩倭患既稍
稍息公經略閩事十八款如處兵將修復五水寨諸
事宜皆疏而得請矣度可保閩無虞矣於是懇請補
制去蓋　朝廷雅重公既再奪情起而又許公去也

亦出持典云公補制家居服方闋即起督撫陝西陝
西故被邊備廢為急故急於起用公而四川妖賊蔡
伯貫等反又急當用公四川故又改公督撫四川四
川妖賊平公又經略川事如改施州衛於支羅設隆
昌縣於隆橋平宣撫薛氏而改設龍安府於龍州命
討逆賊鳳繼祖於武定方一一有成緒而遷兵侍兼
右僉都督撫兩廣之　命又下矣公於是赴兩廣首
討七山諸賊方設營寨數處扼險守要以制諸猺獞
之死命尋用科臣吳君時來薦召還京尋又轉左侍
以總督薊遼益　廟堂謂公才當大用尤當先用之

於所難而遂居京左薊爲京師陵寢後門　朝廷所難計莫有難於此也公至薊卽圖所以善薊後於是疏請造戰車築邊墻敵臺仍大修大攻具又請選募南兵實塞下兼爲邊方教練師而奏立三大屯營專以戚將軍繼光總理練兵庶幾以戰爲守不復用往時擺邊一切舊套由是薊稱雄鎮東西虜相戒不復敢犯邊矣卽小有犯如靑山口之長昂及遼東虜每每失利而遁大抵皆公有備無患先人以奪人之功歲庚午陞右都兼兵侍辛未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督協理京營戎政　蓋京營廢弛久難於振刷　廟堂

以爲非公不可故急於用公如此是年冬公以疾乞歸明年詔起公本兵公辭不可則力疾赴本兵任益本兵以中權慮四方係安危尤甚尤難於得其人廟堂又以爲非公不可故又急於用公如此也朝廷始終以兵事用公公未嘗以兵事辭兵事每用公於所難公亦未嘗以艱辭於乎公可謂偉然丈夫矣方公之在南曹也所募僅五百人時又年少爾而出以禦倭倭寇兩浙轉掠蘇松勢方張莫或敢嚮邇公却之若有以褫其魄而走其在台所練台守卒僅千嘗仙居黃巖殘破後而能擊斬生擒千百倭於柵浦於

北嶺於楊沙溪旬日間凡三戰而三大捷備兵寧波散遣徵調後簡土著不過千餘人以相從乃不獨戰勝倭酋毛等等於所轄信地如岑港如柯梅如何家礶如馬岡所向無不披靡而又能冒雨忍饑晝夜馳嶺道三百里赴台人之急竟全桃渚海門幾不能守之兩城又能邀破此賊於新河於太平之南灣陷之泥淖之中使殲焉又如在江西則張璉及林朝義蕭雪峯等號稱最劇賊動連三省乃指顧間皆相繼誅夷在福建則賊已破莆陽城勢張甚數千之倭於渚林而殲之於一日若刈麥芟草然仙遊逍去之倭追

於玻璃嶺下蕉田中跪而頸受刃者且千餘餘奔廣界喘息至不能定竟亦死又山寇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施殺漳平魏知縣文瑞皆積年逋誅賊亦後先駢首就殄滅於公在西川則移衛支羅以扼川湖兩省賊孔道設縣隆橋以制賊衝設府龍州馭土官不法者川人至今猶感恩而頌德在薊鎮則欲爲京師之後門建安攘之策於無窮在京營之戎政理在本兵則諸所條上所覆議尤足以潛消氛祲而坐致昇平焉計前後南之倭北之虜西川東廣首功不啻萬餘皆公身履行閒得之而本兵以後守臣奏平廣中

寇首功一萬二千八百有奇四川盪平都督慶霄九縣等寨首功四千六百有奇三貢禮成遼東先討平逆酋王杲以及平虜堡之奏捷共首功一千三百有奇皆歸公居中運籌所致於乎若公之多功其可謂人所難能矣公文儒時好道家言貌恂恂而息深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能出諸口抑不知何以能如此蓋公有膽有智有量其用兵有節制有方略乃其誠與才合則公從來宜猷樹勲所以效忠於　國家之基本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九終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廣平王公世

揚傳　　沈　淮

王公諱世揚字孝甫先世家山右六世祖貴徙居廣平遂為其郡人四傳生臣臣生允武則公大父父也公七父㢘學官父終慶藩長史稍稍用文行顯既公貴皆贈如公官長史娶郝繼趙實生公其季也兩世咸秩内階而趙稱太夫人趙太夫人方娠夢宰官擁童子從天門下日以錫汝寤生公公能言則已英英露頭角既授讀輙了了大義亞髫補博士弟子員學使阮公鶚奇其才而公故從父宦于江于淮慨然民

叱吏弊與伉直之不得伸也廉吏之不見察也庶幾
當吾身一振之年十九喪父益哀苦厲志一燈熒熒
主績婦緝纑而身伊吾寸管開往往分夜如是者又
十許年年三十三領鄉書明年成進士官行人司行
人三銜命名藩所至謝卻餽遺詢諮俗識者知其有
遠志壬午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尋奉　命按視潼關
以西茶馬值歲祲疏留賑餘錙贖鍰共二千金復疏
請茶課二千金分賑七監置種馬闢荒地易餘茶秦
饑而不害甘肅故以番為藏也番與虜鬨筴者曰吾
其坐觀公曰不然番入茶供馬我則翼之久矣俾折

而入于虜不武且恐西陲多事傳檄切責虜毋剽我
藩籬不者且聲附庭亦約束部番勿輕挑釁是歲河
西烽燧頓消而招中如約寫爾馬其等入族者生番
也住牧莊浪西北林莽間頗術虜公曰河西要害無
踰莊浪而馬政猶闕可乎計汝部如爲熟番歲增駃騠
四百七十騎歲省椿朋金五千有奇且斷匈奴右臂
自餘察吏安民肅然持大體當機畧多如此巳奉
命按淛先是漕艘踐更不如期將斬之窘費且猝不
得辦公曰是不足十五爾而太倉陳陳議臣折十之
三國不費而民蘇財集巳疏織造待減巳疏抗嘉四

郡吏得鬻得賑問彈治其不恤民瘼者一二人浙吏士亦復肅然而民安已奉命按中州中州歲歲患河河餓者無時而人餓於河有恒賞汎溺不可問艱當其衝一切問諸水濱公行視堤綫閭俾積埽厚飭且曰若儆于飢者且為革例嚴覈虛賦緣河流民自占而河終公政不飢或言道沁入衛可殺河勢公曰是虞溢也而不虞梗耶吾聞沁甚淤衛獨當沁則章病而漕且梗潞居衛下獨得不念乎仍道晉人河便而梁州連兩歲災公撤濟澱毫餘聚移賑之又議留兩歲稍粟若干其所以饘粥兩河[illegible]沛濟而生全之

者又不啻浙東西四郡衞已還刷卷京畿道尋遷大
理寺右寺丞歷左轉少卿而奉　旨遣仍兼御史閱
視延綏公故諳九鎮詭譎狀秉障士內哭市馬所非
一歲所一切奉　璽書閱實按營壘下軍司馬上尺
籍新故儲糈幾何次第及屯政鹽法堅甲利兵撊焉
誰何而後乃問胡馬要勒九部騕褭如初市不者閉
關大賞轉賞勸如初額無侵士儲糈儲糈飼壯士寧
飼膺壯士令乘障寧令芟夷蘊崇也具勒如制度三
歲所貸餉若而金勒各屬所償七先是冏寺市令下
剌而移衞軍上谷關也以馬羸故而馬故羸也公改

寺金于延扶反瓜而給省康貴鉅萬始省直士更戍榆中而後稍蘇也直走饒已更通南陽穎上且半歲公令日西安潼關蒲坂近那得不戍而南陽穎上視寧山勿減他所簡練部伍移壁斥野謹烽燧布渠荅種種數十百年系士討最後條十事　天子嘉之下所司覆著為令尋晉左少卿遂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上谷初廷議撫史車二酋作塞外偵而大酋黃台吉等鬩與媾也計且糜彼以甘心我而撫虜者謂其欵忽不屑意西庭酋安免因是得誘史酋依帳下與為豕突三歲所殺患苦無誰何公首下令諸將亟

招撫而西單于因是縛獻史酋　廷議欲俘之　廟
而釁諸公黙然曰是故吾屬也而脇息夫酋帳下吾
本為此奪夫酋者三年脇息恩而自樹屬也果釁諸
則我更為鷸安兎為叢塞下諸屬夷且股栗脇息他
所而當事者多齟齬公急移書大司馬復上疏　廷
列狀竟得　俞旨還史酋所部而諸屬夷讙焉嚮指
稽首王公真卯翼我委心受戎索而安兎遽然失算
時闌入盜塞公檄束陲將吏毆歸林斬首四十級安
兎恚而嫚西單于不應怏怏去公既問收西單于而
東單于桀黠率種落蔽野索市賞無耗公曰金繒吾

以饑鬬士收窮夷且爾不飽二十年來豈病耶一如
曩歲令如約則來不者閉關東單于不敢復言而滿
酋憤憤壁塞下也公勤停其市賞月能一決其善酋
慓然罷兵請媾公故持之而左谷蠡王朝兎輒與輔
而抗我公令降虜斬級養馬朝兎輒掠我乘障士易
馬公譯令謹視吾士委一士漠外者必擒鬬一當戸
朝兎遁巡還所掠奉欵公令與屬夷刑牲歃血狀遂
定長伸僇者故虜地也而饒欵定乃爲我有溫偶睽
來求之公曰傳三世不求地何物酋敢祭乃公今兩
鉗奴鉗其耳標諸轅門外而會亭卒捶殺泥部夷四

徼師也公先以戎索詰彼闌亭障者溫偶駼嚼指徒
帳四十里外去無敢問贖癸巳虜六俟闌市馬不加
額公以額馬十折皮張馬一虜懽如更生而省歲市
二萬幾千金于是撫三年矣而東西陲晏然亭障無
聳縮省金繒無慮鉅萬萬考功上公畧伐加右副都
御史尋內召協理院事録蔭一子太學錫白金四十
兩文綺二有副尋又粟所縮省金繒功錫白金五十
兩居無何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
督宣大山西諸邊既稔藉公威名虜部諸酋既嚙指
犄角奉要望公旌旂則靡不懔懔也而獨安兎窟昔

故怏怏先是不敢躪上谷而南雖蔚廣茲復壁白馬
關大營諸虜猶牙未露頗稍稍自屬之公曰會須一
大創此而後安寢檄各路出塞前後擒斬五百餘級
奪獲馬牛羊無筭安兎懼叩關悔罪順義王青白滿
諸酋頻額爲乞款公勒令還我屬夷若而人故所登
叛卒若而人往反支吾頗欲得我所收部夷囘易公
曰部夷吾已署爲百夫長不可得會須更一戰安兎
遁巡歸諸屬夷出塞者不復敢言囘易他諸酋竟廪
廪而白登壁胱烽銷燧息晏然蓋公先後部署籌畫
方畧至是始完而三晉屹如長城矣尋以正三品衛

錄蔭一子太學戊戌召入爲少司馬賜白金四十兩
文綺二有副次年晉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兼少司馬
協理京營戎政先是帥多債以偷卒多占役已稍重
選鋒親丁已亦復占以窠公部著肅然尤加意歲終
小閱分爲三等等同論官官同論薦薦同論資畫爲
一切要散無得居間而簡汰諸老羸窳尺藉者收召
部伍時訓練貢蒙無得占一役而名射者畢出更有
所條十事　上復嘉之下所司覆列著爲令會甘肅
捷奏賜白金三十兩文綺二有副已東事倖奏晉兵
部尚書錫如前居頃之公念趙太夫人春秋高乞省

覲至四　上方倚重公勿允而公偶戒于足又固以
請　上優詔中使勞問羊酒竟不允又三歲竟奉太
夫人諱以歸歸當甲辰歲晏公時蓋六十餘矣而泣
然如孺慕然既免喪廷推者二疏薦者業俄而闕闕
者上公宣大功特晉太子少保錫白金四十兩文綺
二有副蔭一子世世執金吾蓋宇內駸駸望復起而
公竟不可作矣正襟危坐授遺言上者篤學官者不
貪酷家尚儉素是爲吾子嗚呼公所存所就犖犖如
此哉　上聞訃震悼輟朝一日下所司上公生平妻
代于是冢宰致官宗伯致祭司馬致世司空致葬

上又命中書舍人沈珣護喪事公二子三孫長子三極自以明經爲山東昌邑令而其子受善官錦衣衛百戸則所謂世金吾者也次子三聘以公任爲上林苑臨右監丞其子受人復以公錄爲官生三世拜制詞至再三國家于公始終恩禮則亦可謂寵崇祭廕者已槩公生平忠公體國不避害不邀功臨大事落落不率膺而動中機會不爲乖崖而獨持貫鉅不感心爲愛惡而獨嚴擊貪賴此當官較著者其他履歷至性未易一二數也淮猶記少時負笈太學而同舍生陳思時爲道其亡友吳維藩而相泣也曰今其遺

孿孱焉自矢有務面截髮之厲吾儕何以表之嗣所
胥相存恤者獨王公爾而王公撫白登則[illegible]遺
吳氏孿不絕也間語詢公則公於吳君亦直一宿緣
爾而能存恤其遺孿篤摯不替其諸所陰爲德不使
人知又寧詎一二數哉史氏溎曰余槩栝王公功美
施旂常者大都西北邊尤著故不服細小間附軼事
公目光炯炯射人具威慈二相人有非禮干者不愁
竟不聽此所謂真介者也公嘗娓娓史酋事使稍倣
東酋事者酋且聚鼓諸傳覽皆得顯官而公不虞不
爲背功然豈以易西北邊數十年救帖公民于趾門

人道巡勞苦公公顧曰子勞我良苦今小民寧栟櫚耶朝剕一箠焉暮剕一箠焉幹與幾何已泫然嗚呼公所存如此所謂正直忠厚社稷臣非耶灌於公爲部民爲門下士然非直部民門下士之言也史之公言也

卷之三十九終